

校刻
資治通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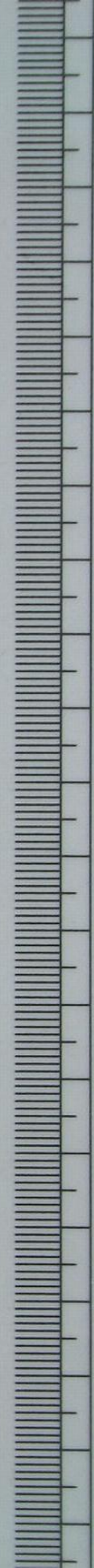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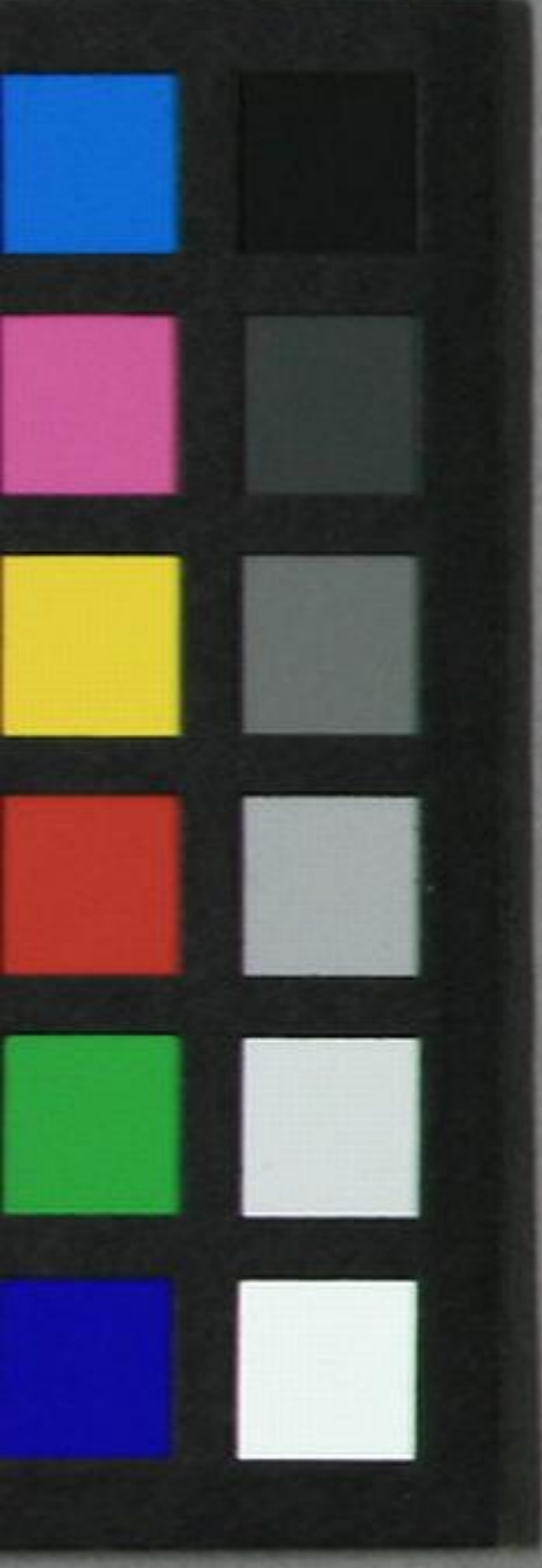
九十五

津田文庫

文庫 1

1821

95



45

50

55

60

早稻田大學
圖書館藏書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七十七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
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一千戶臣司馬光奉勅編集

後學 天台胡三省 音註

後唐紀六 起上章攝提格盡玄默
執徐六月凡二年有奇

明宗聖德和武欽孝皇帝中之下

長興元年 是年二月
方改元 春正月董璋遣兵築寨於劔門辛巳孟

知祥遣趙季良如梓州修好 先是董璋在東川與孟知祥鄰鎮而未嘗通問
天成三年兩鎮因爭鹽利而有違言去年璋遣

使求昏於知祥今知祥遣報使以修好兩釋嫌怨以從講解懼朝廷加兵也同舟遇風
則胡越相應如左右手斯之謂矣安重誨患兩川之難制不能因其構隙而鬪之反從
而合之可以為善謀國乎兵法曰合則
能離之安重誨反是好呼到翻下同 鴻臚少卿郭在微奏請鑄當五

千三千一千大錢朝廷以其指虛為實無識妄言左遷衛尉少

卿同正 此唐官所謂員外
置同正員者也 吳徙平原王澈為德化王 江州德化縣本
漢尋陽縣宋白

日南唐 二月乙未朔趙季良還成都謂孟知祥曰董公貪殘好

所改

010190617187

1821-95

勝。志大謀短。終為西川之患。史紀趙季良之言為董璋攻孟知祥張本都指揮使李仁

罕。張業欲置宴。召知祥。先二日。有尼告二將。謀以宴日害知祥。

先悉知祥詰之。無狀。無謀害之狀也。詰去吉翻丁酉。推始言者軍校都延昌王

行本。腰斬之。校戶教勳都姓也。春秋時鄭大夫公孫闕字子都。子孫以為氏戊戌。就宴。盡去左右。

呂獨詣仁罕第。仁罕叩頭流涕曰。老兵惟盡死以報德。由是諸

將皆親附而服之。史言孟知祥能推心以得人死力壬子。孟知祥。董璋。同上表

言。兩川聞朝廷於閬中建節。綿遂益兵。無不憂恐。閬中建節。謂置保寧軍於閬州

綿遂益兵。謂武虔裕刺綿州。夏魯奇帥遂州。皆益兵戍之。事並見上卷上年上以詔書慰諭之。乙卯。上祀圓

兵。大赦。改元。長興鳳翔節度使兼中書令李從曠入朝陪祀。三

月。壬申。制。徙從曠為宣武節度使。天成元年。李從曠再鎮鳳翔。至是徙鎮癸酉。吳主

立江都王璉為太子。璉立丙子。以宣徽使朱弘昭為鳳翔節

度使。康福奏。克保靜鎮。斬李匡賓。李匡賓據保靜鎮。見上卷上年復以安義

為昭義軍。梁均王龍德二年。晉王改昭義軍曰安義軍。見二百七十一卷帝將立曹淑妃為后。淑妃

謂王德妃曰。吾素病中煩。中煩熱。倦於接對。妹代我為之。德妃

曰。中宮敵。偶至尊。誰敢干之。庚寅。立淑妃為皇后。德妃事。后恭

謹。后亦憐之。初。王德妃因安重誨得進。常德之。歐史曰。德妃王氏。劍州餅家女也。有美色

號花見羞。少賣為梁將劉鄩侍兒。鄩卒。王氏無所歸。是時帝正室夏夫人已卒。方求別室。有言王氏於安重誨者。以告於帝而納之帝性儉約。及

在位久。宮中用度稍侈。重誨每規諫。妃取外庫錦。造地衣。重誨

切諫。引劉后為戒。謂莊宗劉皇后也妃由是怨之。高從誨遣使奉表

詣吳。告以墳墓在中國。高季興陝州破石人也。故云然恐為唐所討。吳兵援之。不

及。謝絕之。高季興請附於吳。見二百七十五卷。天成二年吳遣兵擊之。不克。董璋恐綿州

刺史武虔裕窺其所為。按九域志。綿州東南至梓州一百三十七里。以其逼近。故恐為所窺夏四月。甲午

朔。表兼行軍司馬。囚之府廷。以兼行軍司馬。誘之至梓州。而囚之。府廷。東川府廷也宣武節

度使苻習。自恃宿將。苻習本成德將。從莊宗戰於河上。故自恃為耆宿論議多抗。安重誨重

誨求其過失。奏之。丁酉。詔習以太子太師致仕。戊戌。加孟知

祥兼中書令。夏魯奇同平章事。初。帝在真定。莊宗同光二年。帝鎮真定李從

舊史本紀宣上有前字

新史紀春秋已

高王子於
諸長安
重詢思
事不暇
言其急
於非事

珂與安重誨飲酒爭言。從珂毆重誨。毆鳥重誨走免。既醒悔謝。

重誨終銜之。至是重誨用事。自皇子從榮。從厚皆敬事不暇。不暇

謂不敢自暇也。時從珂為河中節度使。同平章事。重誨屢短之於帝。帝

不聽。重誨乃矯以帝命諭河東牙內指揮使楊彥溫。使逐之。東河

當作是日。承上戊戌。故曰是日。從珂出城閱馬。彥溫勒兵閉門拒之。從珂

使人扣門詰之曰。詰去。吉翻。吾待汝厚。何為如是。對曰。彥溫非敢負

恩。受樞密院宣耳。樞密院用宣三省用堂帖。今堂帖謂之省劄。宣謂之密劄。請公入朝。從珂止于

虞鄉。九域志。虞鄉縣在河中府東六十里。遣使以狀聞。使者至。壬寅。帝問重誨曰。彥

溫安得此言。謂言受樞密院宣也。對曰。此姦人妄言耳。宜速討之。帝疑之。

欲誘致彥溫。訊其事。訊問也。誘音酉。除彥溫絳州刺史。重誨固請發兵

擊之。乃命西都留守索自通。索蘇各。翻。姓也。步軍都指揮使藥彥稠。將

兵討之。藥姓也。漢有藥崧。按薛史。藥彥稠沙陀三部落人。必非崧後。帝令彥稠必生致彥溫。吾欲

面訊之。召從珂詣洛陽。從珂知為重誨所構。馳入自明。加安

重誨兼中書令。辛亥。索自通等拔河中。斬楊彥溫。承安重誨指斬楊彥溫以滅口。為潞王殺藥彥稠。索自通自投

於水。張本。癸丑。傳首來獻。上怒藥彥稠不生致彥溫。不生致楊彥溫也。深責之。安

重誨諷馮道趙鳳奏從珂失守。宜加罪。上曰。吾兒為姦黨所傾。

未明曲直。公輩何為發此言。意不欲置之人間邪。此皆非公輩

之意也。言二人為安重誨所使。二人惶恐而退。它日趙鳳又言之。上不應。明

日重誨自言之。上曰。朕昔為小校。校戶。教翻。家貧。賴此小兒拾馬糞

自贍。以至今日為天子。曾不能庇之邪。卿欲如何處之。於卿為

便。上亦以此語激安重誨。處昌呂翻。重誨曰。陛下父子之間。臣何敢言。惟陛下裁

之。上曰。使閑居私第。亦可矣。何用復言。復扶。又翻。丙辰。以索自通為

河中節度使。自通至鎮。承重誨指籍軍府甲仗數。上之。上時。掌翻。以

為從珂私造。賴王德妃居中保護。從珂由是得免。士大夫不敢

與從珂往來。惟禮部郎中史館修撰呂琦居相近。時往見之。從

通鑑卷一百七十七 後唐紀六

珂每有奏請。皆咨琦而後行。從珂居閑。奏請咨呂琦而後行。及其在位。能厚琦而不能用琦。何也。 戊午。

帝加尊號曰聖明神武文德恭孝皇帝。安重誨言。昭義節度

使王建立。過魏州。有搖衆之語。五月丙寅。制以太傅致仕。安重誨王建立

交惡。見上卷。天成三年。董璋閱集民兵。皆剪髮黥面。復於劔門北。置永定

關。布列烽火。復扶。孟知祥累表請割雲安等十三鹽監。隸西

川。雲安縣。漢巴郡朐朐縣地。周武帝改為雲安縣。屬巴東郡。唐屬夔州。後改為雲安。監又夔州大昌縣。萬州南浦縣。漁陽監。皆有鹽官。隸寧江軍巡屬。而所謂十三監。未知盡在何所。以鹽直贍寧江屯兵。辛卯。許之。六月癸巳朔。日有食

之。辛亥。敕防禦團練使。刺史。行軍司馬。節度副使。自今皆朝

廷除之。諸道無得奏薦。董璋遣兵掠遂闓鎮。戊辰。七月。戊辰。

兩川以朝廷繼遣兵屯遂闓。復有論奏。復扶。自是東北商旅少

敢入蜀。少詩。沼翻。八月乙未。捧聖軍使李行德。按五代會要。周應順元年。改龍武神武四十指揮為捧聖左右軍。十將張儉。引告密人

人曰。此姦人。欲離間陛下勳舊耳。問古。寬翻。重誨事陛下三十年。均

王貞明二年。帝始為安國節度。以安重誨為中門使。至是纔十六年。蓋帝與重誨皆應州人。其相從久矣。幸而富貴。何苦謀反。臣

等請以宗族保之。帝乃斬彥溫。召重誨慰撫之。君臣相泣。蓋是時危矣。以前忠武節度使張延朗。行工部尚書。充三司使。三司

使之名。自此始。自宋熙寧以前。三司使位亞執政。專制國計。權任重矣。吳徐知誥。以海州都指

揮使王傳拯。有威名。得士心。值團練使陳宣罷歸。知誥許以傳

拯代之。既而復遣宣還海州。徵傳拯還江都。傳拯怒。以為宣毀

之。己亥。帥麾下入辭宣。帥讀。日奉。因斬宣。焚掠城郭。帥其衆五千。來

奔。知誥曰。是吾過也。免其妻子。漣水制置使王巖。將兵入海州。

漣水至海州一百八十里。以巖為威衛大將軍。知海州。傳拯縮之子也。吳先以王

楊隆演之建國也。加鎮東大將軍。其季父興為光州刺史。傳拯遣間使持書至光州。

間古。寬翻。興執之以聞。因求罷歸。以兄子外叛。身居邊郡。心迹危疑。故求罷歸。知誥以興為

使疏吏翻。興執之以聞。因求罷歸。知誥以興為

使疏吏翻。興執之以聞。因求罷歸。知誥以興為

使疏吏翻。興執之以聞。因求罷歸。知誥以興為

使疏吏翻。興執之以聞。因求罷歸。知誥以興為

使疏吏翻。興執之以聞。因求罷歸。知誥以興為

使疏吏翻。興執之以聞。因求罷歸。知誥以興為

使疏吏翻。興執之以聞。因求罷歸。知誥以興為

使疏吏翻。興執之以聞。因求罷歸。知誥以興為

使疏吏翻。興執之以聞。因求罷歸。知誥以興為

使疏吏翻。興執之以聞。因求罷歸。知誥以興為

本傳此

控鶴都虞候。時政在徐氏。典兵宿衛者尤難其人。知誥以興重厚慎密。故用之。壬寅。趙鳳奏竊聞近有姦人誣陷大臣。搖國柱石。行之未盡。言未盡也帝乃收李行德。張儉。皆族之。立皇子

從榮為秦王。丙辰。立從厚為宋王。董璋之子光業為宮苑使。在洛陽。璋與書曰。朝廷割吾支郡為節鎮。謂夏魯奇鎮遂州。李仁矩鎮閬州。又傳割綿龍也。

屯兵三千。是殺我必矣。汝見樞要為吾言。樞要謂兩樞密董璋意。專指安重誨為于偽翻。如朝廷更發一騎入斜谷。吾必反。與汝訣矣。騎奇寄翻。斜余。遮翻。谷音浴。光業以

書示樞密承旨李處微。未幾。朝廷又遣別將荀咸父將兵戍閬州。幾居。豈翻。光業謂處微曰。此兵未至。吾父必反。吾不敢自愛。言不其死也。恐煩朝廷調發。言恐須用兵。調徒鈞翻。願止此兵。吾父保無它。處微以

告安重誨。重誨不從。璋聞之遂反。利閬遂三鎮以聞。利帥李彥琦。閬帥李仁矩。遂州夏魯奇。且言已聚兵將攻三鎮。重誨曰。臣久知其如此。陛下含

容不討耳。帝曰。我不負人。人負我則討之。九月癸亥。西川進奏官蘇願白孟知祥云。朝廷欲大發兵討兩川。謂蜀在兩川。其事自其主帥。

目錄下
兵作力

知祥謀於副使趙季良。季良請以東川兵先取遂閬。然後併兵守劍門。則大軍雖來。吾無內顧之憂矣。兩川同心協力守險。則西川無內顧之憂。知祥

從之。遣使約董璋。同舉兵。璋移檄利閬遂三鎮。數其離間朝廷。數所具翻。間古。其翻。下無間同。引兵擊閬州。九域志梓州東北至閬州三百九里。庚午。知祥以都指揮

使李仁罕為行營都部署。漢州刺史趙廷隱副之。簡州刺史張業為先鋒指揮使。將兵三萬攻遂州。九域志遂州北至梓州二百五里。別將牙內

都指揮使侯弘實先登。指揮使孟思恭將兵四千會璋攻閬州。安重誨久專大權。中外惡之者眾。惡烏。路翻。王德妃及武德使孟

漢瓊浸用事。數短重誨於上。數所。角翻。重誨內憂懼。表解機務。上曰。朕無間於卿。誣罔者朕既誅之矣。謂李行德。張儉也。卿何為爾。甲戌。重誨

復面奏曰。復扶。又翻。臣以寒賤致位至此。忽為人誣以反。非陛下至明。臣無種矣。種章。勇翻。由臣才薄任重。恐終不能鎮。浮言願賜一鎮。

以全餘生。上不許。重誨求之不已。上怒曰。聽卿去。朕不患無人。

前成德節度使范延光。勸上留重誨。且曰。重誨去。誰能代之。上

曰。卿豈不可。延光曰。臣受驅策。日淺。且才不逮重誨。何敢當此。

上遣孟漢瓊詣中書。議重誨事。馮道曰。諸公果愛安。令時安重誨兼中書令

故稱宜解其樞務。為便馮道肯發此言。蓋知之矣。趙鳳曰。公失言。乃奏。大臣不

可輕動。東川兵至閬州。諸將皆曰。董璋久蓄反謀。以金帛。啗

其士卒。啗徒。銳氣不可當。宜深溝高壘。以挫之。不過旬日。大軍

至。賊自走矣。李仁矩曰。蜀兵懦弱。安能當我精卒。遂出戰。兵未

交而潰歸。董璋晝夜攻之。庚辰。城陷。殺仁矩。滅其族。初。璋為梁

將。指揮使姚洪嘗隸麾下。至是。將兵千人戍閬州。璋密以書誘

之。洪投諸廁。誘音。城陷。璋執洪而讓之曰。吾自行間。獎拔汝。行

剛。今日何相負。洪曰。老賊。汝昔為李氏奴。董璋先為汴富人李讓家僮。掃馬糞。

得鬱炙。感恩無窮。鬱力竟翻。肉作片也。今天子用汝為節度使。何負於

汝。而反邪。汝猶負天子。吾受汝何恩。而云相負哉。汝奴材。固無

恥。吾義士。豈忍為汝所為乎。吾寧為天子死。寧為子。不能與人奴

並生。璋怒。然鑊於前。鑊戶郭翻。鼎大無足。曰鑊。然燒也。令壯士十人。剖其肉。自啗

之。剖涓畦。洪至。死。罵不絕聲。帝置洪二子於近衛。厚給其家。丙

甲申。以范延光為樞密使。安重誨如故。言雖進用范延光而安重誨職任如故

戊。下制。削董璋官爵。與兵討之。丁亥。以孟知祥兼西南供饋使。

孟知祥之兵已攻遂州。朝廷豈不知之邪。猶欲懷輯之。以離董璋之交耳。唇亡齒寒。已了了於知祥胸中。此策安所施哉。以天雄節度石敬瑭為東川行營都招討使。節度之下當有使字。蜀本有使字。以夏魯奇為之副。璋

使孟思恭分兵攻集州。集州本漢宕渠縣。宇文周置集州。隋廢為難江縣。唐復置集州。宋熙寧五年。復廢州為難江縣。屬巴州。九

域志。縣在州北一百六十里。思恭輕進。敗歸。璋怒。遣還成都。知祥免其官。戊子。

以石敬瑭權知東川事。庚寅。以右武衛上將軍王思同為西都

留守。兼行營馬步都虞候。為伐蜀前鋒。漢主遣其將梁克貞。

李守鄴。攻交州。拔之。執靜海節度使曲承美。以歸。唐末曲顯據交州。至承美而敗

舊里云五打夜至州攻五

本紀南末紀事

庚寅

以其將李進守交州。冬十月癸巳李仁罕圍遂州。夏魯奇嬰

城固守。孟知祥命都押牙高敬柔帥資州義軍二萬人築長城

環之。帥讀曰率。環音宦。魯奇遣馬軍都指揮使康文通出戰。文通聞閬

州陷遂以其眾降於仁罕。戊戌董璋引兵趣利州。九域志閬州西北至利州二百

四十里。越七遇雨糧運不繼還閬州。知祥聞之驚曰。比破閬中

喻翻下同。至正欲徑取利州。其帥不武。必望風自遁。利帥李彥琦。帥所類翻。吾獲其倉

廩。據漫天之險。漫天寨在利州北。有。小漫天大漫天二寨。北軍終不能西救武信。武信軍遂

州。今董公僻處閬州。遠棄劔閣。非計也。處昌。呂翻。欲遣兵三千助守

劔門。璋固辭曰。此已有備。為劔門失守。張本。錢鏐因朝廷冊閬王使者

裴羽還。裴羽蓋冊閬王延鈞者。也。還從宣翻。又如字。附表引咎。其子傳瓘及將佐屢為

鏐上表自訴。為于。偽翻。癸卯敕聽兩浙綱使自便。繫治兩浙綱使。見上卷上年。以

宣徽北院使馮贛為左衛上將軍。北都留守。丁未。族誅董光

業。以其父。楚王殷寢疾。遣使詣闕。請傳位於其子希聲。朝廷

以故蜀鎮江節度使張武為峽路行營招收討伐使。將水軍趣

夔州。前蜀置鎮江軍於夔州。張武其舊帥也。越七喻翻。以左飛棹指揮使袁彥超副之。天成年

孟知祥置左。右飛棹六營。癸丑。東川兵陷徵合巴蓬果五州。編考隋唐地理志五代

無徵州。按東川之兵。時自遂閬東畧。九域志合州在遂州東二百二十里。果州在遂州

東南一百八十里。巴州在閬州東二百四十五里。蓬州在果州東北一百八十五里。徵

州必在遂合。果三州之間。丙辰。吳左僕射同平章事嚴可求卒。嚴可求忠於徐氏

求相吳。坐視徐知詢之廢。不能出一計。權不在焉。故也。徐知誥以其長子大將軍景通為兵部尚

書。參政事。知誥將出鎮金陵。故也。漢將梁克貞入占城。取其

寶貨以歸。占城國在西南海上。其地方千里。東至海。西至雲南。南鄰十一

月。戊辰。張武至渝州。刺史張環降之。遂取瀘州。九域志渝瀘二州。相

音盧。遺先鋒將朱偓。分兵趣黔涪。九域志涪州。西至渝州三百四十里。東

喻翻。黔其今。涪音浮。己巳。楚王殷卒。年七。遺命諸子。兄弟相繼。寘劔於

祠堂。曰。違吾命者戮之。為殷諸子爭國。以至於亡。張本。諸將議遣兵守四境。然後

通鑑卷二百七十七 後唐紀六

下同二 字衍 異本自 通作通 去秋同

發喪。兵部侍郎黃損曰。吾喪君有君。用左傳語。吾喪息浪翻。何備之有。宜遣使詣鄰道告終。稱嗣而已。石敬瑭入散關。階州刺史王弘贄。

瀘州刺史馮暉。與前鋒馬步都虞候王思同。步軍都指揮使趙在禮。引兵出人頭山後。過劔門之南。還襲劔門。克之。殺東川兵

三千人。獲都指揮使齊彥溫。據而守之。暉。魏州人也。甲戌。弘贄等破劔州。而大軍不繼。乃焚其廬舍。取其資糧。還保劔門。今利州

南有白衛嶺。與劔門相接。九域志。劔州東北至劔門五十五里。考異曰。實錄。軍前奏。今月十三日。王弘贄馮暉自利州入山。路出劔門關外。倒下殺董璋。把關兵士約三千人。獲都指揮使齊彥溫。大軍進攻入劔門。次又丙戌。奏。今月十七日。收下劔州。破賊千餘人。獲指揮使劉太李吳蜀高祖實錄。己卯。東川告急。今月十八日。北軍自白衛嶺人頭山後。過從小劔路。至漢源驛。出頭倒入劔門。打破關寨。掩捉彥溫。及將士五百餘人。遂相次構喚大軍。據關下營。又龐福誠謝鏗相謂曰。北軍昨來。既得關寨之後。隔一日。大軍曾下至劔州。而乃搬運糧食。燒舍自驚。還奔關寨。十國紀年。後蜀史。壬申。弘贄暉襲陷劔門。癸酉。攻焚劔州。取糧還屯劔門。己卯。東川告急。使至成都。知祥命牙內都指揮使李肇。帥兵五千赴援。董璋自閬州帥兩川兵屯木馬寨。先是龐福誠謝鏗屯劔州。

北來蘇寒。聞劔門陷。懼。北軍據劔州。帥部兵千餘人。由間道先董璋至劔州。董于衙城後。士卒方食。北軍萬餘人自北山馳下。福誠等趨河橋迎擊之。北軍小却。福誠帥數百人夜升北山。顛轉至北軍壁外。大呼。鏗命將士以弓弩短兵急擊之。北軍驚擾。棄戈甲而遁。鏗追襲之。北軍退保劔門。十餘日。不窺劔州。按劔門至成都。尚十許程。若十八日。福誠等得復入劔州。李吳叙事甚詳。無執劉太事。今刪之。晉高祖實錄云。甲申。平劔州。破賊千餘人。尤誤也。乙亥。詔削孟知祥官爵。己卯。董璋遣使至成都告急。知祥聞劔門失守。大懼曰。董公果誤我。庚辰。遣牙內都指揮使李肇。將兵五千赴之。戒之曰。爾倍道兼行。先據劔州。北軍無能為也。又遣使詣遂州。令趙廷隱將萬人會屯劔州。時趙廷隱與李仁罕圍遂州。孟知祥知夏魯奇無能為而劔閣之險。不可不爭。故使趙廷隱赴之。又遣故蜀永平節度使李筠。將兵四千趣龍州。守要害。防唐兵由鄧艾故道而入蜀。也。史言孟知祥慮患之周。時天寒。士卒恐懼。觀望不進。廷隱流涕諭之曰。今北軍勢盛。汝曹不力戰却敵。則妻子皆為人有矣。眾心乃奮。蜀兵皆亡國之餘。王衍之亡也。蜀人妻子係虜者多矣。趙廷隱以其所經見實利害告之。夫安得而不奮。董璋自閬州將兩川兵屯木馬寨。木馬寨在閬州西北。劔州東南。宋白曰。梁木馬地名。在今洋州界。無復遺址。先是。西川牙內指揮使太谷龐福誠。昭信指揮使謝鏗。屯來蘇村。益昌江東。越大山數重。有狹徑。名來蘇。蜀人於江西置柵守之。度江出劔門南二十里。至青疆店。與官路合。九域志。蓬州儀隴縣有來蘇鎮。即其地。隴戶官翻。聞劔門失守。相謂曰。使北軍更得劔州。則二蜀

儀隴縣有來蘇鎮。即其地。隴戶官翻。聞劔門失守。相謂曰。使北軍更得劔州。則二蜀

聞劔門失守。相謂曰。使北軍更得劔州。則二蜀

聞劔門失守。相謂曰。使北軍更得劔州。則二蜀

聞劔門失守。相謂曰。使北軍更得劔州。則二蜀

聞劔門失守。相謂曰。使北軍更得劔州。則二蜀

聞劔門失守。相謂曰。使北軍更得劔州。則二蜀

聞劔門失守。相謂曰。使北軍更得劔州。則二蜀

聞劔門失守。相謂曰。使北軍更得劔州。則二蜀

聞劔門失守。相謂曰。使北軍更得劔州。則二蜀

第十卷 村圖 作紀

勢危矣。遽引部兵千餘人。間道趣劍州。始至間古覓翻。趣七喻翻。下同。官軍萬

餘人。自北山大下。會日暮。二人謀曰。眾寡不敵。逮明則吾屬無

遺矣。福誠夜引兵數百。升北山。大譟於官軍營後。鎧帥餘眾。操

短兵。自其前急擊之。帥讀曰率。操七刀翻。官軍大驚。空營遁去。復保劍門。

十餘日不出。孟知祥聞之。喜曰。吾始謂弘贄等克劍門。徑據劍

州。堅守其城。或引兵直趣梓州。董公必棄閬州奔還。我軍失援。

亦須解遂州之圍。如此則內外受敵。兩川震動。勢可憂危。今乃

焚毀劍州運糧。東歸劍門。頓兵不進。吾事濟矣。孟知祥喜兵勢之小。寬自言其料敵方略。

此如基工之說。基耳。官軍分道趣文州。將襲龍州。自文州界青塘嶺至龍州一百五十里。郡志云。自北至南者。右肩不

得易所負。謂之左擔路。為西川定遠指揮使潘福超。義勝都頭太原

沙延祥所敗。姓苑云。沙姓神農風沙氏之後。此備會之說耳。甲申。張武卒於渝州。知祥命袁

彥超代將其兵。朱偓將至涪州。武泰節度使楊漢賓棄黔南奔

忠州。九域志。黔州北至忠州。舊唐書地理志曰。豐都漢巴郡枳縣。地後漢置。平都縣。隋義寧二年。分臨

使崔善權武泰留後。董璋遣前陵州刺史王暉將兵三千。會李

肇等分屯劍州南山。丙戌。馬希聲襲位。稱遺命。去建國之制。

楚王建國。見上卷。天復藩鎮之舊。契丹東丹王突欲。自以失職。突欲

成二年去。羌呂翻。復藩鎮之舊。契丹東丹王突欲。自以失職。突欲

不得立。見二百七。帥部曲四十人。越海。自登州來奔。九域志。登州東北至海。五里。新唐志。登州

東北。海行過大謝島。龜欲島。淤島。烏湖島。三百里。北度烏湖海。至馬石山東之。都里鎮。二百里。東傍海。過青泥浦。桃花浦。杏花浦。石人汪。棠鮑灣。烏骨江。八百里。乃南傍海。

壩。過烏牧島。貝江口。椒島。得新羅西北之長口鎮。又過秦王石橋。麻田島。古寺島。得物島。千里。至鴨淙江。唐恩浦口。乃東南陸行七百里。至新羅王城。自鴨淙江口。舟行百餘

里。乃小舫。泝流東北。三十里。至泊灼口。得渤海之境。又泝流五百里。至九都縣城。故高麗王都。又東北。泝流五百里。至神州。又陸行四百里。至顯州。天寶中。王所都。又正北。如

東。六百里。至渤海王城。接契丹東丹王居扶餘城。在唐高麗扶餘川中。考異曰。實錄阿保機妻。令元帥太子往勃海。代慕華歸西樓。欲立為契丹王。而元帥太子。既與兵柄

不欲之。勃海遂自立為契丹王。謀害慕華。其母不能止。慕華懼。遂航海。內附。按天皇王入汴。猶求害東丹者。誅之。豈有在國欲殺之理。今不取。十二月

壬辰。石敬瑭至劍門。乙未。進屯劍州北山。趙廷隱陳于牙城後

山。郭忱劍州靜照堂記曰。前瞰巨澗。後倚層巒。又春風樓記曰。邊山而立。是州一選。城

山。中貫大溪。太守之居。已在平山。內外居民。悉在山上。則劍州之山川可知矣。陳讀

曰陣。李肇。王暉。陳于河橋。按劍州無所謂河。路振九國志曰。王師陷劍門。趙廷隱帥兵據石橋。恐當作石橋。敬瑭

引步兵進擊。廷隱廷隱擇善射者五百人。伏敬瑭歸路。按甲待之。矛稍欲相及。乃揚旗鼓。譟擊之。北軍退走。顛墜下山。俘斬百餘人。敬瑭又使騎兵衝河橋。李肇以彊弩射之。射而亦翻騎兵不能進。薄暮。敬瑭引去。廷隱引兵躡之。與伏兵合擊敗之。取補敬瑭還屯劔門。癸卯。夔州奏復取開州。舊唐書地理志曰。開州亦漢巴郡胸。隋開皇末。改曰盛山縣。唐武德初。置開州。時蓋為蜀兵所陷。而復取之也。庚戌。以武安節度使馬希聲為武安靜江節度使。加兼中書令。石敬瑭征蜀未。有功。使者自軍前來。多言道險狹。進兵甚難。關右之人。疲於轉餉。往往竄匿山谷。聚為盜賊。上憂之。壬子。謂近臣曰。誰能辦吾事者。吾當自行耳。安重誨曰。臣職忝機密。軍威不振。臣之罪也。臣請自往督戰。上許之。重誨即拜辭。癸丑。遂行。日馳數百里。西方藩鎮聞之。無不惶駭。陝州保義軍。華州鎮國軍。同州匡國軍。耀州順義軍。鳳翔山南西道。皆西方藩鎮也。錢帛芻糧。晝夜輦運。赴利州。人畜斃踣於山谷者。不可勝紀。路蒲北翻。勝音升。時上已踈重誨。石敬瑭本不欲西征。及重誨離上側。乃敢累表奏論。以為蜀

不可伐。上頗然之。西川兵先戍夔州者千五百人。上悉縱歸。二年春。正月。壬戌。孟知祥奉表謝。表謝遣還戍兵而已。遂劔之兵未嘗解也。庚午。李

仁罕陷遂州。夏魯奇自殺。癸酉。石敬瑭復引兵至劔州。復扶

下屯于北山。孟知祥梟夏魯奇首。以示之。梟堅魯奇二子。從敬瑭在軍中。泣請往取其首葬之。敬瑭曰。知祥長者。必葬而父。長

兩翻。而汝也。豈不愈於身首異處乎。言知祥若收葬之。則身首猶合於一處。若取葬其首。而身在敵中。必異處也。

既而知祥果收葬之。敬瑭與趙廷隱戰。不利。復還劔門。丙戌。加高從誨兼中書令。東川歸合州于武信軍。合州本武信巡屬。東川先取合州。今

西川取遂州。故歸之武信。初。鳳翔節度使朱弘昭。諂事安重誨。連得大鎮。重誨過鳳翔。弘昭迎拜馬首。館於府舍。館古延入寢室。妻子羅拜。奉進酒食。禮甚謹。重誨為弘昭泣言。讒人交構。幾不免。賴主上

明察。得保宗族。為于偽翻。譏人謂李行。德張儉等事。見上年。重誨既去。弘昭即奏。重誨

利州人畜斃踣於山谷者不可勝紀

是月孟漢
官徵使
此武德
是此沿
安重誨
傳之誨

新蜀後
蜀世家
紀琦作
末紀事
同本珂

怨望有惡言不可令至行營恐奪石敬瑭兵柄又遣敬瑭書言重誨舉措孟浪遺唯季翻孟浪猶言張大而無拘束也若至軍前恐將士疑駭不

戰自潰宜逆止之敬瑭大懼即上言重誨至恐人情有變宜急徵還宜徵使孟漢瓊自西方還亦言重誨過惡有詔召重誨還

二月己丑朔石敬瑭以遂闕既陷糧運不繼燒營北歸軍前以告孟知祥軍前謂趙廷隱李罕之軍知祥匿其書謂趙季良曰北軍漸進

奈何季良曰不過綿州必遁知祥問其故曰我逸彼勞彼懸軍千里糧盡能無遁乎史言懸軍涉險糧道不繼為敵人所窺知祥大笑以書示之安

重誨至三泉得詔亟歸過鳳翔朱弘昭不內重誨懼馳騎而東兩川兵追石敬瑭至利州劍州北至利川二百三十里壬辰昭武節度使李

彥琦棄城走甲午兩川兵入利州孟知祥以趙廷隱為昭武留後孟知祥遂得據漫天之險如其宿規矣廷隱遣使密言於知祥曰董璋多詐可與

同憂不可與共樂它日必為公患因其至劍州勞軍請圖之洛陽九并兩川之眾可以得志於天下知祥不許璋入廷隱營留宿險而戰也平原易地鳥能當北兵就使殺董璋并兩川之眾亦不能得志於天下孟知祥之不許蓋審已量彼也

而去廷隱歎曰不從吾謀禍難未已難乃旦翻庚子孟知祥以武信留後李仁罕孟知祥得遂闕二鎮就以與其將故李仁罕趙廷隱各竭其力為峽路行營招討使

使將水軍東路地辛丑以樞密使兼中書令安重誨為護國節度使安重誨還未至京師而除河中不容其入朝也趙鳳言於上曰重誨陛下家臣其

心終不叛主但以不能周防為人所讒陛下不察其心死無日矣上以為朋黨不悅考趙鳳前後所言誠有黨安重誨之心明宗已累見其情而趙鳳言之不已乃所以速其死也乙

巳趙廷隱李肇自劍州引還引還成都留兵五千戍利州丙午董璋亦還東川留兵三千戍果閬果閬二州名丁巳李仁罕陷忠州

吳徐知誥欲以中書侍郎內樞使宋齊丘為相內樞使即內樞密使之職齊丘自以資望素淺欲以退讓為高謁歸洪州葬父宋齊丘本洪州進士因入

九華山九華山在池州青陽縣界本名九子山李白以九峯如蓮花改為九華止于應天寺啓求隱居吳

通鑑卷一百一十七

十一

主下詔徵之。知誥亦以書招之。皆不至。知誥遣其子景通。自入山敦諭。齊丘始還朝。究觀宋齊丘晚年之心迹。則始焉之所為者皆偽也。朝直遙翻。除右僕射致仕。更

命應天寺曰徵賢寺。衡工三月己未朔。李仁罕陷萬州。庚申。

陷雲安監。九域志。萬州在忠州東北二百八十六里。雲安軍又在萬州東北二百五十七里。蓋又在軍東北三十里。其地產鹽。故置監。辛

酉。賜契丹東丹王突欲。姓東丹。名慕華。以為懷化節度使。瑞慎

等州觀察使。時置懷化軍於慎州。瑞州領遠來一縣。慎州領逢龍一縣。蓋皆後唐所置。薛史。瑞慎二州本遼東之地。唐末為懷化節度。余按唐貞

觀十年。以烏突汗達干部落置威州於營州之境。後更名瑞州。僑治良鄉之故都鄉城。其部曲

及先所俘契丹將惕隱等。皆賜姓名。惕隱姓狄。名懷忠。擒惕隱。見上卷

天成三年李仁罕至夔州。寧江節度使安崇阮棄鎮。與楊漢賓。自

均房逃歸。壬戌。仁罕陷夔州。孟知祥遂并有夔忠萬三州帝既解安重誨樞

務。乃召李從珂。泣謂曰。如重誨意。汝安得復見吾。安重誨欲殺從珂。事見上元年

丙寅。以從珂為左衛大將軍。壬申。橫海節度使同平章事孔

循卒。乙酉。復以錢鏐為天下兵馬都元帥。尚父吳越國王。遣

監門上將軍張籤往諭旨。以昇日致仕。安重誨矯制也。錢鏐致仕

事見上卷丁亥。以太常卿李愚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夏。四

月辛卯。以王德妃為淑妃。唐制。因隋之舊。貴妃淑妃賢妃各一人。正一品。時曹后自淑妃正位中宮。故陞德妃為淑妃。

閩奉國節度使兼中書令王延稟聞閩王延鈞有疾。以次子

繼昇知建州留後。帥建州刺史繼雄。將水軍襲福州。帥讀曰率癸卯。

延稟攻西門。繼雄攻東門。延鈞遣樓船指揮使王仁達。將水軍

拒之。仁達伏甲舟中。偽立白幟請降。繼雄喜。屏左右。職昌志。翻降戶江翻。屏必

郢翻。又登仁達舟。慰撫之。仁達斬繼雄。梟首於西門。延稟方縱

火攻城。見之慟哭。仁達因縱兵擊之。眾潰。左右以斛舁延稟而

走。斛。槩量之器。十斗為斛。舁音余。又羊茹翻。甲辰。追擒之。延鈞見之曰。果煩老兄再下。

稟此語見二百七十五卷。天成二年。延稟慙不能對。延鈞囚于別室。遣使者如建州。招

撫其黨。其黨殺使者。奉繼昇及弟繼倫奔吳越。仁達。延鈞從子

也。為延鈞忌仁達而殺之。張本。從才用翻。以宣徽北院使趙延壽為樞密使。己酉。

五國故
詐疾以
死於復
來迎於
兵之江
南取舟
中至其
首之而

本紀
史四
附錄
紀事
未同

目
錄
作
者

果煩老矣 兄再至

天雄節度使同平章事石敬瑭兼六軍諸衛副使。辛亥以朱弘昭為宣徽南院使。五月閩王延鈞斬王延稟於市復其姓名曰周彥琛遣其弟都教練使延政如建州撫慰吏民為王延政以建州與

福州相丁卯罷畝稅麴錢計畝稅麴錢見上卷天成三年城中官造麴減舊半價

鄉村聽百姓自造民甚便之。己卯以孟漢瓊知內侍省事充

宣徽北院使漢瓊本趙王鎔奴也時范延光趙延壽雖為樞密

使懲安重誨以剛愎得罪愎滯每於政事不敢可否獨漢瓊與

王淑妃居中用事人皆憚之先是宮中須索稍踰常度重誨輒

執奏由是非分之求殆絕先悉薦翻須求也索亦求也索山客翻分扶問翻至是漢瓊直以中

官之命取府庫物不復關由樞密院及三司亦無文書所取不

可勝紀勝音升辛巳以相州刺史孟鵠為左驍衛大將軍充三

司使昭武留後趙廷隱自成都赴利州踰月請兵進取興元

及秦鳳孟知祥以兵疲民困不許孟知祥量力而後動護國節度

使兼中書令安重誨內不自安表請致仕閏月庚寅制以太子

太師致仕是日其子崇贊崇緒逃奔河中壬辰以保義節度使

李從璋為護國節度使甲午遣步軍指揮使藥彥稠將兵趣河

中搖于讒口遣藥彥稠以兵討安重誨安崇贊等至河中重誨驚曰汝安得來既而曰

吾知之矣此非渠意為人所使耳渠猶言其也吾以死徇國夫復何

言夫音扶復扶又翻乃執二子表送詣闕明日有中使至見重誨慟哭久

之重誨問其故中使曰人言令公有異志朝廷已遣藥彥稠將

兵至矣重誨曰吾受國恩死不足報敢有異志更煩國家發兵

貽主上之憂罪益重矣崇贊等至陝有詔繫獄皇城使翟光鄴

素惡重誨惡烏路翻帝遣詣河中察之曰重誨果有異志則誅之史言

帝無決然殺重誨之旨郭崇韜之死亦猶是也上無道揆下無法守無怪乎爾光鄴至河中李從璋以甲士圍其

第自入見重誨拜于庭下重誨驚降階荅拜從璋奮槌擊其首

妻張氏驚救亦槌殺之考異曰五代史闕文李從璋奮槌擊重誨于地重誨曰重誨死無恨但不與官家誅得潞王他日必為

渠傳汝作

通鑑卷一百七十七 後唐紀六 十三

朝廷之患言終而絕按重誨自以私憾欲殺從珂當是時從珂未有跋扈之跡重誨

至己亥下詔以重誨離間孟知祥董璋錢鏐為重誨罪問古覓翻離間事並

見又誣其欲自擊淮南以圖兵柄因邊彥溫所告而誣之遣元隨竊二子歸

本道并二子誅之丙午帝遣西川進奏官蘇愿東川軍將劉

澄各還本鎮諭以安重誨專命與兵致討今已伏辜六月乙

丑復以李從珂同平章事充西都留守安重誨既死復用李從珂守長安丙子

命諸道均民田稅閩王延鈞好神仙之術道士陳守元巫者

徐彥林與盛韜共誘之作寶皇宮極土木之盛薛史福州城中有王

皂莢木久枯一旦忽生枝葉井中有白龜浮出掘地得石銘有王霸裔孫之文起以為己應之於壇側建寶皇宮好呼到翻以守元為宮主

陳守元盛韜等見信而辭文傑得行其姦妄矣史言閩政自是愈亂秋九月己亥更賜東丹慕華姓名

曰李贊華來年三月慕華賜名今更賜姓吳鎮南節度使同平章事徐知諫卒

以諸道副都統鎮海節度使守中書令徐知詢代之賜爵東海

郡王徐知誥之召知詢入朝也事見上卷天啟四年知諫豫其謀知詢遇其

喪於途知諫之喪自洪州還而撫棺泣日弟用心如此我亦無憾

然何面見先王於地下乎先王謂徐溫也辛丑加樞密使范延光同平

章事辛亥敕解縱五坊鷹隼隼尹翻內外無得更進馮道曰陛

下可謂仁及禽獸上曰不然朕昔嘗從武皇獵武皇晉王克用諡時秋稼

方熟有獸逸入田中遣騎取之比及得獸餘稼無幾比必利翻幾居豈翻

以是思之獵有損無益故不為耳冬十月丁卯洋州指揮使

李進唐攻通州拔之洋州東南至通州七百三十九里先是蜀人蓋嘗取通州故復攻拔之宋乾德二年改通州為達州以淮南有通州也

壬午以王延政為建州刺史十一月甲申朔日有食之

癸巳蘇愿至成都孟知祥聞甥姪在朝廷者皆無恙恙亮翻遣

使告董璋欲與之俱上表謝罪璋怒曰孟公親戚皆完固宜歸

附璋已族滅謂朝廷族誅其子董光業也尚何謝為詔書皆在蘇愿腹中劉澄安

得豫聞璋豈不知邪由是復為怨敵為董璋攻西川敗死張本復扶又翻乙未李

仁罕自夔州引兵還成都孟知祥既盡得前蜀夔黔之土不復東畧吳中書令徐知誥

新史紀
辛丁亥
先己亥
十二日

表稱輔政歲久請歸老金陵乃以知誥為鎮海寧國節度使鎮金陵餘官如故總錄朝政如徐溫故事徐溫先鎮京口總錄吳朝之政後徙金陵朝直遙翻以

其子兵部尚書參政事景通為司徒同平章事知中外左右諸軍事留江都輔政徐知誥襲徐溫之跡而景通襲知誥之跡吳祚因此移於李氏以內樞使同平章事

王令謀為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以宋齊丘為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並同平章事兼內樞使以佐景通賜德勝節度使張崇爵清

河王吳置德勝軍於廬州崇在廬州貪暴州人苦之屢嘗入朝厚以貨結權要由是常得還鎮為廬州患者二十餘年十二月甲寅朔初

聽百姓自鑄農器并雜鐵器按五代會要雜鐵器謂燒器動使諸物熟鐵亦任百姓自煉徐無黨曰稅農具錢至今因之每田二畝夏秋輸農具三錢武安靜江節度使馬希聲聞梁

太祖嗜食雞慕之既襲位日殺五十雞為膳居喪無戚容庚申葬武穆王于衡陽馬殷諡武穆王衡陽本漢蒸陽縣吳分置臨蒸縣隋改臨蒸縣為衡陽縣唐屬衡州為治所將發引

順食雞離數盤引讀曰鞠離也前吏部侍郎潘起譏之曰昔阮籍居喪食蒸豚直言窮矣舉聲一號吐血數升毀瘠骨立殆至滅性然不可以訓也何代無賢癸亥徐知誥至金陵昭武留後趙廷隱白孟知

祥以利州城塹已完頃在劍州與牙內都指揮使李肇同功見事上年十一月願以昭武讓肇知祥褒諭不許廷隱三讓癸酉知祥召

廷隱還成都以肇代之閩陳守元等稱寶皇之命謂閩王延鈞曰苟能避位受道當為天子六十年延鈞信之丙子命其子

節度副使繼鵬權軍府事延鈞避位受錄道名玄錫愛州將楊廷藝養假子三千人圖復交州漢交州守將李進知之受其

賂不以聞是歲廷藝舉兵圍交州舊唐書地理志交州西至愛州界小黃江口水路四百一十六里漢主遣承旨程寶救之未至城陷進逃歸漢主殺之寶圍交州廷

藝出戰寶敗死去年漢取交州今復失之三年春正月樞密使范延光言自靈州至邠州方渠鎮宋白曰通遠軍本靈

州方渠鎮晉天福四年改為威州仍割水波馬嶺二鎮隸之周廣順二年避諱改為環州顯德四年降為通遠軍使臣及外國入貢者

州方渠鎮晉天福四年改為威州仍割水波馬嶺二鎮隸之周廣順二年避諱改為環州顯德四年降為通遠軍使臣及外國入貢者

新史

徐說宜在下段

本紀公
主卒
一曰

多為党項所掠。請發兵擊之。己丑。遣靜難節度使藥彥稠。前朔方節度使康福。將步騎七千討党項。党底 乙未。孟知祥妻福

慶長公主卒。歐史長興元年秋。改封知祥妻瓊華。長公主為福慶長公主。長知兩翻。 孟知祥以朝廷恩

意優厚。而董璋塞綿州路。不聽遣使入謝。由成都趣劍利路。由綿州塞悉則翻。 與節

度副使趙季良等謀欲發使自峽江上表。上時 掌書記李昊曰。

公不與東川謀。而獨遣使。則異日負約之責在我矣。乃復遣使

語之。復扶又翻。語牛倨翻。 璋不從。二月。趙季良與諸將議遣昭武都監太

原高彥儔將兵攻取壁州。舊唐書地理志。壁州。諾水縣。後漢之宣漢縣。梁分

分巴東之始寧。置壁州。治諾水。宋廢壁州。以其地入巴州之會口。通江二縣。 以絕山南兵轉入山後諸州者。後山

諸州。謂巴蓬果等州。 孟知祥謀於僚佐。李昊曰。朝廷遣蘇愿等西歸。未嘗報

謝。今遣兵侵軼。軼徒。結翻。 公若不顧墳墓甥姪。孟知祥之先墳墓在邢州龍岡縣。其甥姪時皆仕于朝。

則不若傳檄舉兵直取梁洋安用壁州乎。知祥乃止。季良由是

惡昊。惡烏。辛未。初。命國子監校定九經。雕印賣之。印賣九。藥

彥稠等奏破党項十九族。俘二千七百人。賜高從誨爵勃海

王。吳徐知誥作禮賢院於府舍。作之於金陵府舍。 聚圖書。延士大夫。

與孫晟及海陵陳覺談議時事。孟知祥三遣使說董璋。說式

以主上加禮於兩州。苟不奉表謝罪。恐復致討。復扶。璋不從。三

月辛丑。遣李昊詣梓州。極論利害。璋見昊。詬怒不許。詬古侯翻。又

昊還。還從宣翻。又如字。 言於知祥曰。璋不通謀議。不通謀議。猶今人言不容商量也。 且有窺

西川之志。公宜備之。甲辰。閩王延鈞復位。王延鈞避位。受籙。見上年。 吳越武

肅王錢鏐疾。謂將吏曰。吾疾必不起。諸兒皆愚懦。誰可為帥者。

眾泣曰。兩鎮令公。仁孝有功。孰不愛戴。天成三年。錢鏐以兩鎮授傳瓘。事見上卷。按是年秋。朝廷始加

傳瓘中書令。其下過呼之耳。 鏐乃悉出印鑰授傳瓘。印吳越國印。及鎮海鎮東印也。鑰

曰。將吏推爾。宜善守之。又曰。子孫善事中國。勿以易姓廢事。大

之禮。時中國率數年一易姓。錢鏐之意蓋謂偏據一隅。知以小 庚戌。卒。年八

十一。傳瓘與兄弟同幄行喪。內牙指揮使陸仁章曰。令公嗣先

宜略之
詳此

王霸業將吏旦暮趨謁當與諸公子異處處昌呂翻乃命主者更設

一幄扶傳瓘居之告將吏曰自今惟謁令公禁諸公子從者無

得妄入從才用翻晝夜警衛未嘗休息陸仁章雖不學而其鏐末年左右

皆附傳瓘獨仁章數以事犯之至是傳瓘勞之數所角翻仁章

曰先王在位仁章不知事令公今日盡節猶事先王也先王謂鏐傳

瓘嘉歎久之傳瓘既襲位更名元瓘兄弟名傳者皆更為元工更

衡以遺命去國儀吳越建國見二百七十用藩鎮法除民田荒絕者

租稅荒者有主而不耕絕者戶絕而無主命處州刺史曹仲達權知政事置擇能院

掌選舉殿最殿丁練翻以浙西營田副使沈崧領之內牙指揮使富

陽劉仁杞富陽縣本漢富春縣晉避鄭太后諱改名富陽後世及陸仁章久

用事仁章性剛仁杞好毀短人皆為眾所惡惡烏路翻一日諸將共

詣府門請誅之元瓘使從子仁俊諭之從才用翻曰二將事先王久

吾方圖其功汝曹乃欲逞私憾而殺之可乎吾為汝主汝當稟

吾命不然吾當歸臨安以避賢路居臨安眾懼而退乃以仁章

為衢州刺史仁杞為湖州刺史中外有上書告訐者訐居元瓘

皆置不問由是將吏輯睦初契丹舍利煎刺與楊隱皆為趙

德鈞所擒舍利楊隱皆契丹管軍頭目之稱煎士契丹屢遣使請之上謀

於羣臣德鈞等皆曰契丹所以數年不犯邊數求和者以此輩

在南故也縱之則邊患復生數所角翻復扶又翻上以問冀州刺史楊檀對

曰煎刺契丹之驍將彛助王都謀危社稷幸而擒之陛下免其

死為賜已多契丹失之如喪手足喪息浪翻彼在朝廷數年知中國

虛實若得歸為患必深彼纔出塞則南向發矢矣恐悔之無及

上乃止檀沙陀人也楊檀後改名光遠上欲授李贇華以河南藩鎮羣

臣皆以為不可上曰吾與其父約為昆弟故贇華歸我吾老矣

後世繼體之君雖欲招之其可致乎夏四月癸亥以贇華為義

成節度使為選朝士為僚屬輔之為選干偽翻贇華但優游自奉不

通鑑卷二百七十七 後唐紀六 十七

得取歸二
光遠傳
出塞二
紀取本
意同類

綱目功
下有三
不從三
字紀事
本末同

目錄當
作宜

辛巳晦

豫政事。上嘉之。雖時有不法。亦不問。以莊宗後宮夏氏妻之。五代

會要莊宗昭容夏氏封魏國夫人薛史曰明宗入洛莊宗宮人數百悉令歸其骨肉惟夏氏無所歸明宗以夏魯奇是其同宗因命歸之今以妻贊華妻七細翻贊華好

飲人血。姬妾多刺臂以吮之。婢僕小過。或抉目。或刀割火灼。呼好

到翻刺七亦翻吮士竟夏氏不忍其殘。奏離昏為尼。乙丑。加宋王

從厚兼中書令。東川節度使董璋。會諸將謀襲成都。皆曰。必

克。前陵州刺史王暉曰。劍南萬里。成都為大。時方盛夏。師出無

名。必無成功。孟知祥聞之。遣馬軍都指揮使潘仁嗣將三千人。

詣漢州。謂之。詞古永翻璋入境。破白楊林鎮。白楊林鎮當在漢州界上執戍將武

弘禮。聲勢甚盛。知祥憂之。趙季良曰。璋為人勇而無恩。士卒不

附。城守則難克。野戰則成擒矣。今不守巢穴。公之利也。璋用兵。

精銳皆在前鋒。公宜以羸兵誘之。以勁兵待之。始雖小衄。後必

大捷。此孫臏三駟之說也自古以來以此取勝者多矣楚以之破吳師而滅舒鳩周訪以之破杜曾而清襄河王茂章以之斬朱友寧其策略皆不出此羸倫為翻

綱目璋素有威名。今舉兵暴至。人心危懼。公當自出禦之。以彊

眾心。趙廷隱以季良言為然。曰。璋輕而無謀。舉兵必敗。當

為公擒之。為于偽翻辛巳。以廷隱為行營馬步軍都部署。將三萬人。

拒之。五月壬午朔。廷隱入辭。董璋檄書至。又有遺季良廷隱及

李肇書。董璋書獨不及李仁罕者以趙季良者孟知祥之謀主趙廷隱李肇嘗與璋同禦石敬瑭于劍州故皆先以書誘之李仁罕未嘗共事故不及遺唯

季誣之云。季良廷隱與己通謀。召己令來。知祥以書授廷隱。廷

隱不視。投之於地。曰。不過為反間。令力呈翻下同問古覓翻欲令公殺副使與

廷隱耳。趙季良為節度副使故廷隱稱之再拜而行。知祥曰。事必濟矣。肇素不知

書。視之。曰。璋教我反耳。囚其使者。然亦擁眾為自全計。李肇時鎮利州

璋兵至漢州。潘仁嗣與戰于赤水。大敗。為璋所擒。赤水分在漢州東南璋遂

克漢州。癸未。知祥留趙季良。高敬柔守成都。自將兵八千趣漢

州。至彌牟鎮。九域志成都府新都縣有彌牟鎮趣七喻翻趙廷隱陳於鎮北。陳讀曰陣下同甲申

遲明。遲直二翻廷隱陳於雞蹤橋。薛史孟知祥傳云知祥親帥其眾與趙廷隱等逆戰於金鴈橋璋軍大敗按金鴈橋在漢州

縣南璋兵既敗知祥追之夕宿雞縣豈金鴈橋即雞蹤橋邪義勝定遠都知兵馬使張公鐸陳於其

後蜀世
家從作
距黃注
引傳分
志九國
縱

通鑑卷一百七十一

雜世
有金
下家
別是
橋恐
家為
下世
有戰
四不
速何
紀事
末位
同本

後俄而璋望西川兵盛退陳於武侯廟下

諸葛武侯有功於蜀
蜀人所在為立廟

璋

帳下驍卒大譟曰日中曝我輩何為

曝步

璋乃上馬前鋒始交

東川右廂馬步都指揮使張守進降於知祥言璋兵盡此無復

後繼又翻當急擊之知祥登高冢督戰左明義指揮使毛重威

左衝山指揮使李瑋守雞蹤橋孟知祥置左右衝山六營見皆為東

川兵所殺趙廷隱三戰不利牙內都指揮副使侯弘實兵亦却

知祥懼以馬箠指後陳董止張公鐸帥眾大呼而進帥讀曰率東

川兵大敗死者數千人擒東川中都指揮使元瓚牙內副指揮

使董光演等八十餘人中都指揮使中軍都指揮使璋拊膺曰親兵

皆盡吾何依乎與數騎遁去餘眾七千人降降戶江復得潘仁嗣

又翻復扶知祥引兵追璋至五侯津五侯津在東川馬步都指揮使元

瓚降元瓚疑即前元瓚通鑑集衆書以成書以其官有西川兵入漢州府第

求璋不得士卒爭璋軍資故璋走得免趙廷隱追至赤水又降

其卒三千人是夕知祥宿雒縣自唐以來漢州治雒縣知祥入漢州不居

不可居故宿命李昊草榜諭東川吏民及草書勞問璋勞力且言

將如梓州如往詢負約之由請見伐之罪乙酉知祥會廷隱於

赤水遂西還還從宜翻命廷隱將兵攻梓州璋至梓州肩輿而入

王暉迎問曰太尉全軍出征洪適曰唐節度帶檢校官其初只檢校檢校常

僕射司空司徒能至此者蓋少僖昭以降藩鎮盛疆武夫得志纔建節鉞其資級已高

於是復升太保太傅太尉其上惟有太師故將帥悉稱太尉余按唐制太師太傅太保

為三師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太尉古以主兵故呼將帥為太尉耳若唐末藩鎮固亦

有加太師者唐自睿宗之末邊鎮置節度使如薛訥等已是後來使相之職其帶御史

大夫中丞六曹尚書者僕射侍中中書令者往往有之李今還者無十人何也

璋涕泣不能對至府第方食暉與璋從子牙內都虞候延浩帥

兵三百大譟而入帥讀曰璋引妻子登城子光嗣自殺璋至北

門樓呼指揮使潘稠使討亂兵稠引十卒登城斬璋首及取光

嗣首以授王暉暉舉城迎降趙廷隱入梓州封府庫以待知祥

李肇聞璋敗始斬其使以聞李肇持兩端聞丙戌知祥入成都丁

亥復將兵八千如梓州至新都九域志新都縣在成都府北四十五里復扶又翻趙廷隱獻

董璋首己丑發玄武舊唐書地理志玄武漢氏道縣晉改曰玄武九域志宋大中祥符五年改爲中江縣在梓州西九十里

趙廷隱帥東川將吏來迎康福奏党項鈔盜者已伏誅餘皆

降附鈔楚交翻壬辰孟知祥有疾癸巳疾甚中門副使王處回侍

左右庖人進食必空噐而出以安衆心李仁罕自遂州來趙廷

隱迎于板橋板橋在梓州東南仁罕不稱東川之功侵侮廷隱廷隱大

怒乙未知祥疾瘳瘳丑留翻丁酉入梓州戊戌犒賞將士既罷犒苦到翻

知祥謂李仁罕趙廷隱曰二將誰當鎮此仁罕曰令公再與蜀

州亦行耳先是朝廷加孟知祥中書令故李仁罕稱之仁罕蓋先嘗領蜀州廷隱不對知祥愕然退命

李昊草牒俟二將有所推則命一人爲留後昊曰昔梁祖莊宗

皆兼領四鎮梁太祖領宣武宣義天平護國四鎮莊宗領河東魏博盧龍成德四鎮今二將不讓惟公自

領之爲便耳公宜亟還府府謂成都西川帥府所在更與趙僕射議之趙僕射謂趙季良

己亥契丹使者迭羅羅卿辭歸國上曰朕志在安邊不可不少

副其求少諺沼翻乃遣煎骨舍利與之俱歸契丹以不得煎刺自是

數寇雲州及振武數所角翻孟知祥命李仁罕歸遂州留趙廷隱

東川巡檢以李昊行梓州軍府事昊曰二虎方爭僕不敢受命

願從公還乃以都押牙王彥銖爲東川監押監古術翻癸卯知祥至

成都趙廷隱尋亦引兵西還還從宜翻又如字知祥謂李昊曰吾得東川

爲患益深昊請其故知祥曰自吾發梓州得仁罕七狀皆云公

宜自領東川不然諸將不服廷隱言本不敢當東川因仁罕不

讓遂有爭心耳君爲我曉廷隱爲于僞翻復以閬州爲保寧軍董璋取闕

州廣保寧軍今孟知祥復以爲節鎮以賞趙廷隱益以果蓬渠開四州往鎮之吾自領東川

以絕仁罕之望廷隱猶不平請與仁罕鬪勝者爲東川昊深解

之乃受命六月以廷隱爲保寧留後戊午趙季良帥將吏請知

祥兼鎮東川許之帥讀日率季良等又請知祥稱王權行制書賞功

臣不許董璋之攻知祥也山南西道節度使王思同以聞范延

通鑑卷一百七十七

東上

紀事未起之兵

紀由本

光言於上曰。若兩川併於一賊。撫衆守險。則取之益難。宜及其
交爭。早圖之。上命思同。以興元之兵。密規進取。興元之兵。既不足以
進取。王思同之才。又

雖據全蜀。然士卒皆東方人。知祥恐其思歸爲變。亦欲倚朝廷
之重。以威其衆。陛下不留意撫之。彼則無從自新。上曰。知祥吾

故人。爲人離間至此。何屈意之有。離間蓋指安重誨也。孟知祥本有據蜀
之志。使重誨不相猜阻。亦必別求登端

而動。明宗蓋未能察見知祥之心術也。問古覓翻。乃遣供奉官李存瓌。此供奉官。乃殿頭供奉官。
非禁中供奉官也。

賜知祥詔曰。董璋狐狼。曰狐者。言其依憑窟穴。
曰狼者。言其抗厲犯上。自貽族滅。卿丘園親

戚。皆保安全。言董光業族滅。而孟知祥墳墓甥姪皆無他。所宜成家世之美名。守君臣

之大節。存瓌克寧之子。知祥之甥也。李克寧妻孟氏。見二百六十六卷。梁太祖開平二年。閩

王延鈞。謂陳守元曰。爲我問寶皇。爲于僞翻。既爲六十年天子。陳守元此

語見上年。後當如何。明日。守元入白。昨夕奏章。得寶皇旨。當爲大羅

仙主。徐彥林等亦曰。北廟崇順王。嘗見寶皇。其言與守元同。延

鈞益自負。史言王延鈞之昏愚。始謀稱帝。表朝廷云。錢鏐卒。請以臣爲吳

越王。馬殷卒。請以臣爲尚書令。錢鏐卒于去年十一月。馬殷卒于去年十一月。朝廷不報。自

是職貢遂絕。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七十七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七十八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一千戶臣司馬光奉勅編集

後學 天台胡三省 音註

後唐紀七 起立默執徐七月盡開逢敦牂閏正月凡一年有奇

明宗聖德和武欽孝皇帝下

長興三年秋七月朔朔方奏夏州党項入寇擊敗之夏戶雅翻追敗補邁翻

至賀蘭山賀蘭山在靈州保靜縣己丑加鎮海鎮東軍節度使錢元瓘守

中書令庚寅李存瓌至成都是年六月遣李存瓌諭孟知祥事始見上卷孟知祥拜泣

受詔孟知祥之拜泣豈其本心之誠然邪武安靜江節度使馬希聲以湖南比年大

旱命閉南嶽及境內諸神祠門比毗至翻下比者同舊以霍山為南嶽今

遂徙南嶽於灊山耳至灊中竟不雨辛卯希聲卒六軍使袁詮潘約等迎

鎮南節度使希範於朗州而立之註且袁翻鎮南軍洪州時蜀吳馬希範領節耳希範字寶規殷第四子

通鑑卷二百七十八 後唐紀七

上明字 宜剛字 舊史本 紀明方 子 奏 係 戊

下比者 同四字 祈

乙未孟知祥遣李存瓌還還從宣翻上表謝罪且告福慶公主

之喪是年春正月主卒自是復稱藩復扶庚子以西京留守同平章事

李從珂為鳳翔節度使為李從珂自鳳翔奪嫡張本廢武興軍復以鳳興文

三州隸山南西道鳳興文本山南西道巡屬唐末始分鳳州置感義軍尋廢前蜀王氏復置武興軍今廢之州還舊屬丁

未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趙鳳同平章事充安國節度使八

月庚申馬希範至長沙辛酉襲位甲子孟知祥令李昊為武

泰趙季良等五留後草表為于偽請以知祥為蜀王行墨制仍

自求旌節昊曰比者諸將攻取方鎮即有其地比毗至翻請李仁罕克遂州即為武

信留後趙廷隱克梓州遂爭東川也今又自求節鉞及明公封爵然則輕重之權皆在

群下矣借使明公自請豈不可邪知祥大悟更令昊為己草表

請行墨制補兩川刺史已下更工又表請以季良等五留後為

節度使武泰留後趙季良武信留後李仁罕保寧留後趙廷隱寧江留後張鄴昭武留後李肇初安重誨欲圖兩川

自知祥殺李嚴見二百七十五年每除刺史皆以東兵衛送之小

州不減五百人夏魯奇李仁矩武虔裕各數千人皆以牙隊為

名按天成二年李敬周為武信留後四年使節度使夏魯奇治遂州城魯奇蓋三年四年間至遂州也李仁矩鎮閬州武虔裕刺綿州見上卷天成四年及

知祥克遂闔利夔黔梓六鎮得東兵無慮三萬人恐朝廷徵還

表請其妻子吳徐知誥廣金陵城周圍二十里徐溫先已築金陵今知誥復廣

之將以貽子孫也初契丹既彊寇抄盧龍諸州皆徧抄楚幽州城門之

外虜騎充斥每自涿州運糧入幽州虜多伏兵於閭溝掠取之

據水經漢涿郡故安縣有閭鄉其西山則易水所出也歐史作鹽溝及趙德鈞為節度使城閭溝而戍之

為良鄉縣良鄉漢古縣趙德鈞移之於閭溝耳匈奴須知閭溝縣北至燕六十里古良鄉空城南至涿州四十里蓋契丹得燕之後改良鄉縣為閭溝縣而所謂古良鄉空城即趙糧道稍通幽州東十里之外人不敢樵牧

德鈞於州東五十里城潞縣而戍之潞漢古縣唐屬幽州匈奴須知潞縣東二里有潞河自潞縣西至燕六十近州之民始得稼穡至是又於州東北百餘里城三河縣

以通薊州運路唐開元四年分潞縣置三河縣屬薊州匈奴須知三河縣西至燕一百七十里薊州西至三河縣七十里虜騎來

爭德鈞擊却之九月庚辰朔奏城三河畢邊人賴之壬午以

下同開
已二字

鎮南節度使馬希範為武安節度使兼侍中。馬希範以領鎮南節自朝州入嗣今使為武安節度使嗣封楚王之漸也。

孟知祥命其子仁贊攝行軍司馬兼都總轄兩川牙內馬步都軍事。冬十月己酉朔帝復遣李存瓌如成都。是年七月李存瓌還自成都今復遣之復扶又翻下不復同。

凡劍南自節度使刺史以下官聽知祥差署訖奏聞朝廷更不除人唯不遣戍兵妻子然其兵亦不復徵也。

秦王從榮喜為詩聚浮華之士高輦等於幕府與相唱和喜許記翻下頗自矜伐每置酒輒令僚屬賦詩有不如意者面毀

裂抵棄壬子從榮入謁帝語之曰吾雖不知書然喜聞儒生講經義開益人智思語牛倨翻思相吏翻吾見莊宗好為詩將家子文非素

習徒取人竊笑汝勿效也。明宗之誨其子可謂名言好呼到翻將即亮翻丙辰幽州奏契

丹屯捺刺泊。時幽州有備契丹寇掠不得其志契丹主西徒橫帳居捺刺泊出捺刺泊治攻城之具是後石敬瑭鎮河東因契丹部落近在雲應遂資其兵力以取中國而燕雲十六州之地遂皆為北方引弓之民捺奴葛翻刺來達翻前

彰義節度使李金全屢獻馬李金全先雷鎮涇州上不受曰卿在鎮為治何如勿但以獻馬為事也唐明宗雖出於人其言也治直吏翻金全吐谷澤人也

壬申大理少卿康澄上書曰臣聞童謠非禍福之本妖祥豈隆替之源故雉升鼎而桑穀生朝不能止殷宗之盛唯古侯翻殷王太戊時毫

有祥桑穀共生於朝武丁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雉二君懼而修德殷道復興太戊廟號中宗武丁廟號高宗朝直遙翻神馬長嘶而玉龜告兆不能延晉祚之長晉懷帝永嘉六年二月神馬嘶南城門魏明帝時張掖柳谷水湧有石馬石牛石龜之詳人以爲晉

與應是知國家有不足懼者五有深可畏者六陰陽不調不足懼三辰失行不足懼小人訛言不足懼山崩川涸不足懼蝨賊

傷稼不足懼孟莫疾翻食根曰孟食節曰賊皆害稼者也賢人藏匿深可畏四民遷業深可畏上下相徇深可畏廉恥道消深可畏毀譽亂真深可畏譽音余

直言蔑聞深可畏不足懼者願陛下存而勿論深可畏者願陛下修而靡忒康澄所謂不足懼非果不足懼也直言人事之不得其可畏有甚于所懼者然其詞氣之間抑揚太過將使人君忽於變異災傷而不知

警省非優詔獎之秦王從榮為人鷹視輕佻峻急鷹視者如飛鷹欲攫俯而

側目視物既判六軍諸衛事復叅朝政復扶多驕縱不法初安重

三

全唐文
新史作
舊史同
一多異
舊史取

誨為樞密使。上專屬任之。屬之欲翻從榮及宋王從厚自襁褓與之

親狎。雖典兵。常為重誨所制。畏事之。重誨死。誨安重誨見上卷二年王淑妃

與宣徽使孟漢瓊。宣傳帝命。范延光。趙延壽。為樞密使。從榮皆

輕侮之。河陽節度使同平章事石敬瑭。兼六軍諸衛副使。其妻

永寧公主。與從榮異母。素相憎疾。明宗諸子。史皆不載其母。誰氏。惟許王從益為王淑妃所子。是時尚幼。外此子女之

年長者皆微時所生也從榮以從厚聲名出己右。尤忌之。事始見二百七十從

厚善以卑弱奉之。故嫌隙不外見。見賢遍翻石敬瑭不欲與從榮共

事。從榮判六軍諸衛事。石敬瑭為副使。是共事也常思外補以避之。范延光。趙延壽。亦慮及

禍。屢辭機要。請與舊臣迭為之。上不許。會契丹欲入寇。上命擇

帥臣鎮河東。延光。延壽皆曰。當今帥臣可往者。獨石敬瑭。康義

誠耳。康義誠起代北。事晉王及莊宗及帝三世在兵間。不聞有功。但以鄴都兵亂之時。贊帝舉兵。南向為功耳。帥所類翻下同敬瑭亦願行。

上即命除之。既受詔。不落六軍副使。敬瑭復辭。復扶上乃以宣

徽使朱弘昭知山南東道。代義誠詣闕。今召命詣闕命朱弘昭往知節

忠武節度使馮贇充宣徽南院使。判三司。鵠本刀筆吏。與范延

光鄉里。厚善。范延光相州臨漳人。孟鵠魏州人。相魏隣接。言二人居鄉里時。相與厚善數年間。引擢至節度

使。上雖知其太速。然不能違也。乙酉。上以胡寇浸逼北邊。命

趣議河東帥。趣讀曰促下同石敬瑭欲之。而范延光。趙延壽。欲用康義

誠。議久不決。權樞密直學士李崧。以為非石太尉不可。延光曰。

僕亦累奏用之。上欲留之宿衛耳。會上遣中使趣之。眾乃從。崧

議丁亥。以石敬瑭為北京留守。河東節度使。兼大同振武彰國

威塞等軍蕃漢馬步總管。唐末移大同軍於雲州。振武軍於朔州。帝應州人。即位置彰國軍於應州。以與唐軍為寰州。隸之。莊

宗同光元年。置威塞軍於新州。以加兼侍中。為石敬瑭以河東倚契丹之援。而得中國張本己丑。

加樞密使趙延壽同平章事。吳以諸道都統徐知誥為大丞

相。太師。加領得勝節度使。得勝當作德勝。吳之先王楊行密起於廬州。故因置德勝節度於廬州。言以德而勝也知

誥辭丞相太師。大同節度使張敬達聚兵要害。契丹竟不敢

通鑑卷一百七十八 後唐紀七

言以其也厚善也

目錄作勝字

目錄
腹倒周
環傳同

新史
漢世家
雅作昌
恩作昌

馬本
王有
四字
延鈞

南下而還。按薛史時契丹帥族帳自黑榆林捺剌泊至沒越泊云借漢界水草張敬達聚兵遏其衝要虜竟不敢南牧還從宣翻又如字敬達

代州人也。蔚州刺史張彥超。本沙陀人。嘗為帝養子。與石敬

瑭有隙。聞敬瑭為總管。舉城附於契丹。契丹以為大同節度使

石敬瑭至晉陽。以部將劉知遠。周瓌。為都押衙。委以心

腹。軍事委知遠。為劉知遠為石敬瑭佐命。又以其而基漢業張本帑藏委瓌。帑它朗翻。瓌晉陽

人也。十二月戊午。以康義誠為河陽節度使。兼侍衛親軍馬

步都指揮使。葉夢得石林燕語云。自梁置在京馬步軍都指揮使。後唐遂置侍衛親軍都指揮使。以朱弘昭為山南

東道節度使。朱弘昭始正授襄陽節度使。是歲。漢主立其子耀樞為雍王。雍於

龜圖為康王。弘度為賓王。弘熙為晉王。弘昌為越王。弘弼為齊

王。弘雅為韶王。弘澤為鎮王。弘操為萬王。弘杲為循王。弘暉為

恩王。弘邈為高王。弘簡為同王。弘建為益王。弘濟為辨王。弘道

為貴王。弘照為宜王。弘政為通王。弘益為定王。未幾。徙弘度為

秦王。幾居豈翻。漢諸王皆以州為名。

四年春正月。戊子。加秦王從榮守尚書令。兼侍中。庚寅。以端明

殿學士歸義劉昫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歸義縣屬涿州。昫

人有言。真封宅龍見者。真封宅蓋王延鈞未得國之時所居也。見賢通翻。更命其宅曰龍躍

宮。更工衡翻。下更名同。遂詣寶皇宮受冊。備儀衛入府。即皇帝位。國號大

閩。大赦。改元龍啓。更名璘。追尊父祖。立五廟。以其僚屬李敏為

左僕射。門下侍郎。其子節度副使繼鵬為右僕射。中書侍郎。並

同平章事。以親吏吳勗為樞密使。唐冊禮使裴傑。程侃。適至海

門。海門即今福清縣。之海門鎮是也。閩主以傑為如京使。侃固求北還。不許。閩主

自以國小地僻。常謹事四隣。由是境內差安。史言閩主雖惑於神仙。妖妄而能安者。以善

鄰而然。二月。戊申。孟知祥墨制。以趙季良等為五鎮節度使。孟

祥為五節。請節鉞。朝廷依違不報。而許之墨制。署授。故知祥因而授五帥。昔唐之季也。

疆藩悍將。猶知長安本色之為貴。若趙季良等。知稟命於孟知祥而已。豈復知重朝命

哉。涼州大將拓拔承謙。及耆老上表。請以權知留後孫超為

節度使。上問使者。超為何人。對曰。張義潮在河西。張義潮以河西來歸。事始二百

四十九卷唐宣宗大中五年 朝廷以天平軍二千五百人戍涼州。自黃巢之亂

涼州為党項所隔。鄆人稍稍物故。皆盡。超及城中之人。皆其子孫也。乙卯。以馬希範為武安武平節度使。馬希範席父兄之業。故朝廷仍命以潭朗兩鎮

兼中書令。戊午。定難節度使李仁福卒。庚申。軍中立其子彝超為留後。癸亥。以孟知祥為東西川節度使。蜀王。先是。河

西諸鎮皆言。李仁福潛通契丹。是時河西止有涼州沙州二鎮。然使命不常通也。竊意河西當作關西。歐史只作邊

尤為疑。括先悉薦翻。朝廷恐其與契丹連兵。併吞河右。南侵關中。會仁福卒。三月。癸未。以其子彝超為彰武留後。唐末以延州置保塞軍。岐改為忠義軍。後

彰武軍。徙彰武節度使安從進為定難留後。仍命靜塞節度使藥彥稠將兵五萬。以宮苑使安重益為監軍。送從進赴鎮。從進

索葛人也。難乃且翻。索葛部居振武。宋白曰。安從進本貫振武軍。索葛村。索蘇各翻。乙酉。始下制。除趙季良等為五鎮節度使。孟知祥既以墨制命之。朝廷不能違。遂為之下制。丁亥。敕諭夏銀

綏宥將士吏民。以夏州窮邊。李彝超年少。未能扞禦。故徙之。延安。延州。從命。則有李從暉。高允。韜。富貴之福。李從暉。見上卷。長興元年。自鄜延徙安國。違命。則有王都。李匡賓。覆族之禍。王都事。見二百七十六卷。天成

四年。李匡賓事。夏。四月。彝超上言。為軍士百姓擁留。未得赴鎮。詔遣使趣之。趣讀曰促。言事者。請為親王置師傅。為于。偽翻。宰相畏秦王

從榮。不敢除人。請令王自擇。秦王府判官太子詹事王居敏。薦兵部侍郎劉瓚於從榮。瓚才早翻。歐史作劉贊。時為刑部侍郎。從榮表請之。癸丑。以瓚

為祕書監。秦王傅。前襄州支使山陽魚崇遠為記室。漢之山陽郡。唐為曹濟之

地。此山陽唐楚州之山陽縣也。舊唐書地理志曰。山陽縣。漢臨淮郡之射陽縣。地。晉置山陽郡。改為山陽縣。唐為楚州治所。瓚自以左遷泣

訴。不得免。唐制。六部侍郎。除吏部之外。餘皆從四品下。王傅從三品。然六部侍郎。為需用。王傅為左遷。以職事有閑劇之不同也。當是時。從榮地居諸副

則秦王傅。不可。以閑官言。蓋以從榮輕佻。峻急。恐預其禍。求自脫耳。王府參佐。皆新進少年。輕脫諂諛。瓚獨從容規諷。從千。容翻。從榮不悅。瓚雖為傅。從榮一槩以僚屬待之。瓚有難色。從榮覺之。自是。戒門者勿為通。勿為于。偽翻。月聽一至府。或竟日不召。亦不得食。李彝超不奉詔。詔趣李彝超赴延安。而不奉詔。遣其兄

其子二字宜刪

本紀上言係戊申

薛史一

阿囉王守青嶺門囉魯何翻青嶺門蓋漢上郡橋山之長城門也東北過奢延澤至夏州集境內党項諸

胡以自救藥彥稠等進屯蘆關蘆子關在延州延昌縣北趙珣聚米圖經曰蘆關在延州塞門寨北十五里彝

超遣党項抄糧運及攻具抄楚交翻官軍自蘆關退保金明金明漢唐魏太平真君十二年置金明郡隋廢郡為縣縣又尋廢唐武德二年分膚施縣復置金明縣宋熙寧五年省金明縣為寨屬膚施縣趙珣聚米圖經曰自蘆關南入塞門即金明路陳執中曰塞門至金明二百里

閩主璘立子繼鵬為福王充寶皇宮使五月

戊寅立皇子從珂為潞王從益為許王從子天平節度使從溫

為兗王護國節度使從璋為洋王成德節度使從敏為涇王子從

初閩王審知性節儉府舍皆庳陋庳皮靡翻至是大作宮殿極土木

之盛甲申帝暴得風疾庚寅小愈見群臣於文明殿薛史梁

壬辰夜夏州城上舉火比明雜虜數千騎救之

安從進遣先鋒使宋溫擊走之

吳宋齊丘勸徐知誥徙吳主都金陵知誥乃營宮城於金陵

帝旬日不見群臣都人恟懼恟懼勇翻或潛竄山野或寓止軍營

寓止軍營者恐軍中起變欲依之以自全

秋七月庚辰帝力疾御廣壽殿廣壽殿不知其創造之始薛史本紀長興

四年重修廣壽殿帝曰此殿經焚不可不修蓋焚于同光之末也

人情始安安從進攻夏州州城赫

連勃勃所築夏州城赫連勃勃蒸土所築統萬城也事見一百一十六卷晉安帝

有亢敵峻險非人力所攻迄今雉堞雖久崇墉若新

堅如鐵石斷鑿不能入斷株玉翻斫也又党項萬餘

騎徜徉四野抄掠糧餉徇常羊翻徇音官軍無所芻牧山路險狹

關中民輸斗粟束藁費錢數緡民間困竭不能供李彝超兄弟

登城謂從進曰夏州貧瘠非有珍寶蓄積可以充朝廷貢賦也

但以祖父世守此土唐僖宗時拓跋思恭據夏州傳思諫彝昌仁福以至彝超不欲失之

葛爾孤城葛爾孤外翻勝之不武何足煩國家勞費如此幸為表聞偽子偽翻若許

其自新或使之征伐願為眾先上聞之壬午命從進引兵還

宣翻其後有知李仁福陰事者云仁福畏朝廷除移揚言結契

丹為援除移謂除移它鎮揚言者播其言使人知契丹實不與之通也致朝廷誤與是役

太平記六年秋六國引靈
十字六國引靈
春六國引靈
水經注錄
作所經秋六國引靈
可攻注錄

無功而還。自是夏州輕朝廷。每有叛臣。必陰與之連。以邀賂遺。

遺唯上疾久未平。征夏州無功。軍士頗有流言。乙酉。賜在京諸

軍優給。有差。既賞賚無名。士卒由是益驕。唐兵之驕。始于同光。甚於長

丹入汴。晉兵有丁亥。賜錢元瓘爵吳王。元瓘於兄弟甚厚。其兄中

吳建武節度使元瓘。自蘇州入見。元瓘即傳瓘。元瓘嗣國。兄弟名從傳者

史曰。唐莊宗三年。升蘇州為中吳軍。見賢通翻。元瓘以家人禮事之。奉觴為壽。曰。此兄之位

也。而小子居之。兄之賜也。元瓘讓位於元瓘。見二元瓘曰。先王擇賢

而立之。君臣位定。元瓘知忠順而已。因相與對泣。元瓘為友悌之義

兄弟輯睦。以保其國。異乎夫已氏者矣。戊子。閩主璘復位。璘避位六十五日。初。福建中

軍使薛文傑。性巧佞。璘喜奢侈。文傑以聚斂求媚。喜許記翻。璘以

為國計使。親任之。文傑陰求富民之罪。籍沒其財。被榜捶者。曾

背分受。仍以銅斗火熨之。榜音彭。捶止藥翻。熨建州土豪吳光入朝。

文傑利其財。求其罪。將治之。治直光。怨怒。帥其眾且萬人。叛奔

吳。文傑誅張本帥。讀曰率。帝以工部尚書盧文紀。禮部郎中呂

琦。為蜀王冊禮使。并賜蜀王一品朝服。知祥自作九旒冕。九章

衣。車服旌旗。皆擬王者。王者謂天子也。唐制。真王正一品。朝廷既賜孟知祥

所謂車服旌旗。皆擬王者。是擬天子也。八月。乙巳朔。文紀等至成都。戊申。知祥服袞冕。

備儀衛。詣驛。時館盧文紀等降階。北面受冊。升玉輅。至府門。乘步

輦。以歸。玉輅。天子之輅。步輦。以人挽之。文紀簡求之孫也。盧簡求。綸之子也。唐宣宗懿

戊申。羣臣上尊號。曰聖明神武廣道法天文德恭孝皇帝。大赦。

在京及諸道將士。各等第優給。時一月之間。再行優給。乙酉至

十四日耳。由是。用度益窘。明宗之優給。懲莊宗之過也。給之愈濫。士心愈太僕

少卿何澤。見上寢疾。秦王從榮權勢方盛。冀己復進用。歐史曰。何澤外

雖直言。而內實邪佞。與宰相趙鳳有舊。數私于鳳。鳳薄其為人。以為太常少卿。敕未出

澤先知之。即稱新官。上章自訴。章下中書。鳳等言。澤未拜命。而稱新官。輕侮朝廷。請坐

以法。乃以太僕少表。請立從榮為太子。上覽表泣下。私謂左右曰。

羣臣請立太子。朕當歸老太原舊第耳。此唐宣宗所謂。若立太子。則朕

紀事本末
何上本
末何上
有致仕
二致仕
雜傳
求為給
諫四字

戊申
本紀
作運

無丙戌寅當作

思貽後之謀而為此論意趣凡近良可憫不得已丙戌詔宰相樞密使議笑帝事太祖莊宗起於晉陽有舊第在焉

之丁卯從榮見上見賢言曰竊聞有姦人請立臣為太子臣幼

少且願學治軍民不願當此名治直上曰羣臣所欲也從榮退

見范延光趙延壽曰執政欲以吾為太子是欲奪我兵柄幽之

東宮耳從榮之言與明宗之言同一懸權之心耳延光等知上意且懼從榮之言即具以

白上辛未制以從榮為天下兵馬大元帥九月甲戌朔吳主

立德妃王氏為皇后戊寅加范延光趙延壽兼侍中癸未

中書奏節度使見元帥儀雖帶平章事亦以軍禮廷參從之中時

書門下奏自歷朝以來無天下兵馬大元帥公事儀注或專一面之權或總諸道之帥

其儀注規程公事載詳故實未見明文臣等謹近事伏見招討使總管兼受副使已

下囊鞬庭禮今望令諸道節度使以下凡帶兵權者見元帥塔下具軍禮參見皆申公

狀其使相者初相見亦以軍禮一度已後客禮相見應天下諸軍務公事元帥府行指

揮其判六軍諸衛事則行公牒往來其元帥府所置官屬補

奏軍職則委元帥奏請署置按是時執政畏從榮崇秩太過

判三司馮贇同平章事贇父名章贇父璋事帝於執政誤引故事

庚寅加贇同中書門下二品充三司使唐制中書門下二品惟中書令

自依本品今同中書門下二品則其品同兩省長官是誤也秦王從榮請嚴

衛捧聖步騎兩指揮為牙兵五代會要應順元年三月改左右羽林四十

捧聖左右軍按是年帝殂明年正月閔帝改元應順四月路王入立改元清泰數月之

間乃宋路二王兵爭之際何暇改屯衛諸軍號乎是必改於天成長興之間會要誤也

每入朝從數百騎張弓挾矢馳騁衢路令文士試草檄淮南書

陳己將廓清海內之意從榮不快於執政私謂所親曰吾一旦

南面必族之范延光趙延壽懼屢求外補以避之上以為見已

病而求去甚怒曰欲去自去奚用表為齊國公主復為延壽言

於禁中云延壽實有疾不堪機務趙延壽尚帝女齊國公主復扶又翻下同為于僞翻丙申二

人復言於上曰臣等非敢憚勞願與勳舊迭為之亦不敢俱去

願聽一人先出若新人不稱職稱尺復召臣臣即至矣上乃許

之戊戌以延壽為宣武節度使以山南東道節度使朱弘昭為

樞密使同平章事制下弘昭復辭亦懼從榮之禍上叱之曰汝輩

皆不欲在吾側吾蓄養汝輩何為弘昭乃不敢言吏部侍郎

本紀使上有帶字

案張文寶傳係諸本又長初諸本實案

本紀云以贊華使節度

張文寶泛海使杭州使疏船壞水工以小舟濟之風飄至天長天長縣在揚州西二百一十里其地北不至淮東不至海豈小舟隨風所能至今通州海門縣崇明鎮東海中有大洲謂之天賜鹽場舟人揚帆遇順東南可以徑至明州定海西南可以至許浦達蘇州恐是此處宋之通州吳之靜海軍也從者二百人所存者五人吳主厚禮

之資以從者儀服錢幣數萬仍為之牒錢氏從才用翻為于偽翻使於境上迎候文寶獨受飲食餘皆辭之曰本朝與吳久不通問今既非君臣又非賓主若受茲物何辭以謝吳主嘉之竟達命於杭州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庚子以前義成節度使李贊華為昭信節

度使留洛陽食其俸去年以李贊華帥義成事見上卷按唐末於金州置昭信節度五代兵爭不復以為節鎮又按五代會要長興二年升虔州為昭信節度時虔州屬吳以爲百勝節度贊華所領節抑虔州之昭信軍歟又是年十一月庚辰改慎州懷化軍為昭信軍慎州在幽州之北唐盛時所置以處突厥降者抑以贊華領昭信節而信字乃化字之誤歟辛丑詔大元帥從榮位在宰相上吳

徐知誥以國中水火屢為災曰兵民困苦吾安可獨樂樂音洛悉縱遣侍妓妓渠綺翻取樂器焚之閩內樞密使薛文傑說閩主抑挫諸宗室從子繼圖不勝忿說式芮翻從才用翻勝音升謀反坐誅連坐者千

餘人冬十月乙卯范延光馮贇奏西北諸胡賣馬者往來如織日用絹無慮五千匹計耗國用什之七天成四年沿邊置場市馬禁党項賣馬者到闕而卒不能禁今掌兵掌計之臣復以其耗費而奏言之請委緣邊鎮戍擇諸胡所賣馬良者給券具數以聞從之戊午以前武興節度使孫岳為三司使代馮贊也

范延光屢因孟漢瓊王淑妃以求出庚申以延光為成德節度使以馮贇為樞密使帝以親軍都指揮使河陽節度使同平章事康義誠為朴忠親任之時要近之官多求出以避秦王之禍義誠度不能自脫乃令其子事秦王務以恭順持兩端冀得

自全常以康義誠為朴忠朴忠者能持兩端平是後康義誠事閔帝自請將兵拒路王而遂迎降亦所以自全也乃所以自斃若此者果可親任耶度徒洛翻權知夏州事李彝超上表謝罪求昭雪去年秋討李彝超昭者明其無它雪者潔洗其罪

壬戌以彝超為定難軍節度使難乃旦翻十一月甲戌上餞范延光酒罷上曰卿今遠去事宜盡言對曰朝廷大事願陛下與內

外輔臣參決勿聽群小之言內輔臣謂樞密使外輔臣謂宰相羣小指孟漢瓊之黨遂相泣而

軍字衍

別語而相泣死期將至不知泣下也時孟漢瓊用事附之者共為朋黨以蔽惑上聽

故延光言及之。庚辰改慎州懷化軍九域志慎州昭化軍節度五代會要是年十一月庚辰改慎州

懷化軍為昭化軍史于置保順軍於洮州領洮鄯等州自唐肅代以來洮鄯沒於吐蕃

是時必有西戎首領來歸附故置節鎮以寵授之洮土刀翻鄯音善

己丑大漸秦王從榮入問疾帝俛首不能舉免音王淑妃曰從

榮在此帝不應從榮出聞宮中皆哭從榮意帝已殂明且稱疾

不入是夕帝實小愈歐史從榮與朱弘昭馮贊入問起居於廣壽殿帝不能知人從榮等出乃遷於雍和殿宮中皆慟哭至夜半帝驟然

自興於榻而侍疾者皆去顧殿上守漏宮女曰夜漏幾何對曰四更矣帝即唾肉如肺

者數片溺便液斗餘守漏者曰大家省事乎曰吾不知也有頃六宮皆至曰大家還魂

矣因進粥一器至且疾少愈薛史而從榮不知從榮自知不為時論所

與事始見二百七十六卷天成三年人患不自知耳既恐不得為嗣與其黨

謀欲以兵入侍先制權臣權臣謂孟漢瓊朱弘昭馮贊等辛卯從榮遣都押牙馬

處鈞謂朱弘昭馮贊曰吾欲帥牙兵入宮中侍疾帥讀且備非

常當止於何所二人曰王自擇之既而私於處鈞曰主上萬福

今人言起居無它者為萬福王宜竭心忠孝不可妄信人浮言從榮怒復遣處

鈞謂二人曰公輩殊不愛家族邪何敢拒我以參夷之罪臨二人

患之入告王淑妃及宣徽使孟漢瓊咸曰茲事不得康義誠不

可濟康義誠時總侍衛親軍言不得義誠與之合謀拒從榮則事不可成乃召義誠謀之義誠竟無言但

曰義誠將校耳將即亮翻不敢預議惟相公所使弘昭疑義誠

不欲眾中言之夜邀至私第問之其對如初康義誠之初計欲持兩端以自全故其對如此

壬辰從榮自河南府常服將步騎千人陳於天津橋從榮時以河南府是日黎明從榮遣馬處鈞至馮贊第語之曰吾今日決

入且居興聖宮語牛倨翻帝之嗣位也先入居興聖宮故從榮欲效之公輩各有宗族處事亦

宜詳允處昌呂翻下處置同又禍福在須臾耳又遣處鈞詣康義誠

義誠曰王來則奉迎言來則奉迎不來則不敢輕動此贊馳入右掖門

見弘昭義誠漢瓊及三司使孫岳方聚謀於中興殿門外五代

唐莊宗同光二年改洛陽崇勳殿為中興殿萬春門為中興門會要贊具道處鈞之言因讓義誠曰秦王言

下處置同四字

禍福在須臾。其事可知。公勿以兒在秦府。左右顧望。主上拔擢

吾輩。自布衣至將相。苟使秦王兵得入此門。置主上何地。吾輩

尚有遺種乎。種章勇翻義誠未及對。監門白。秦王已將兵至端門外。

監門。監門衛將軍也。端門。宮城正南門。漢瓊拂衣起曰。今日之事。危及君父。公猶顧望

擇利邪。公謂康義誠吾何愛餘生。當自帥兵拒之耳。帥讀曰率下同即入殿

門。弘昭贊隨之。義誠不得已。亦隨之入。漢瓊見帝曰。從榮反。兵

已攻端門。須臾入宮。則大亂矣。宮中相顧號哭。號戶帝曰。從榮

何苦乃爾。問弘昭等有諸。對曰。有之。適已令門者闔門矣。帝指

天泣下。謂義誠曰。卿自處置。處昌呂翻勿驚百姓。控鶴指揮使李重

吉。從珂之子也。時侍側。帝曰。吾與爾父。冒矢石。定天下。昌莫北翻數

脫吾於厄。數所角翻從榮輩得何力。今乃為人所教。為此悖逆。悖蒲內翻

又蒲沒翻我固知此曹不足付大事。當呼爾父。授以兵柄耳。時從珂鎮鳳翔。帝言

欲召汝為我部。閉諸門。為于偽翻。重吉即帥控鶴兵守宮門。

下同。孟漢瓊被甲乘馬。義誠召馬軍都指揮使朱洪實。使將五

百騎討從榮。從榮方據胡床坐橋上。胡床即今之交床。自晉人已來用之。遣左右召

康義誠。端門已閉。叩左掖門。端門之東門曰左掖門。西門曰右掖門。言在端門之左右。若臂掖之左右然也。從

門隙中窺之。見朱洪實引騎兵北來。端門宮城南門。兵從宮中出。自掖門外窺之。見其兵北來。走

白從榮。從榮大驚。命取鐵掩心擲之。甲在胸前者謂之掩心。擲戶慣翻。坐調弓矢。

俄而騎兵大至。從榮走歸府。走歸河南府也。僚佐皆竄匿。牙兵掠嘉善坊。

潰去。從榮與妃劉氏匿牀下。皇城使安從益就斬之。并殺其子。

以其首獻。初孫岳頗得豫內廷密謀。馮朱患從榮狼伉。馮朱謂馮贇朱

弘昭。晉周嵩謂王敦曰。處仲狼抗無上。岳嘗為之極言禍福之歸。康義誠恨之。至是乘

亂。密遣騎士射殺之。射而亦翻。帝聞從榮死。悲駭。幾落御榻。絕而復

蘇者再。由是疾復劇。幾居依翻。復扶又翻。從榮一子尚幼。養宮中。諸將請

除之。帝泣曰。此何罪。不得已竟與之。癸巳。馮道帥群臣入見。帝

於雍和殿。帝雨泣嗚咽。見賢遍翻。雨泣者。淚下如雨。曰。吾家事至此。慙見卿等

宋王從厚為天雄節度使。甲午遣孟漢瓊徵從厚。且權知天雄

軍府事。使孟漢瓊徵從厚入侍疾。因使漢瓊權知天雄軍府。丙申追廢從榮為庶人。執政共議

從榮官屬之罪。馮道曰。從榮所親者高輦。劉陟。王說而已。說請為悅

任贊到官纔半月。王居敏。司徒詔在病告已半年。司徒詔其先以官為氏。在病告

告家居。豈豫其謀。居敏尤為從榮所惡。惡烏路翻昨舉兵向闕之際

與輦陟並轡而行。指日景曰。來日及今已誅王詹事矣。日景。日之居景及今

猶言及此時也。王詹事謂王居敏。稱其官也。自非與之同謀者。豈得一切誅之乎。朱弘昭

曰。使從榮得入光政門。唐昭宗之遷洛陽也。改長樂門為光政門。贊等當如何任使。而吾

輩猶有種乎。種章勇翻且首從差一等耳。今首已弩戮。而從皆不問

從才用翻。擊音奴。凡定罪從減為首一等。主上能不以吾輩為庇姦人乎。馮贊力爭之。始

議流貶。時諮議高輦已伏誅。丁酉元帥府判官兵部侍郎任贊

祕書監兼王傅劉瓚。友蘇瓚。記室魚崇遠。河南少尹劉陟。判官

司徒詔。推官王說等八人。並長流。唐法。長流。八謂之長流。百姓謂河南巡官李澣。

江文蔚等六人。勸歸田里。勸。勸。六軍判官太子詹事王居敏。推

官郭曖。並貶官。從榮判六軍諸衛事。其府僚有判官推官。曖。祖。峻。翻澣。回之族曾孫也。李回。唐武宗朝為宰

相。詔貝州人。文蔚。建安人也。文蔚奔吳。徐知誥厚禮之。初從榮

失道。六軍判官司諫郎中趙遠。諫曰。大王地居上嗣。上嗣。言齒居諸子之上。當

嗣有大業當勤修令德。奈何所為如是。勿謂父子至親。為可恃。獨不

見恭世子戾太子乎。春秋晉獻公殺其世子。而非其罪。後諡曰恭。戾。太子事。見二十二卷。漢武帝征和二年。從榮怒。

出為涇州判官。及從榮敗。遠以是知名。遠字上交。趙遠。後事漢高祖。避高祖名。以

字行。故史著其名。幽州人也。戊戌帝殂。年六十七。按下文云。登極之年。已踰六十。則是年年六十八。帝性不

猜忌。與物無競。登極之年。已踰六十。每夕於宮中焚香祝天曰。

某胡人。因亂為眾所推。事見二百七十四卷。天成年。願天早生聖人。為生民主。

范仲淹曰。我太祖皇帝。應期而生。在位年穀屢豐。屢。力。住。翻兵革罕用。校於五代。粗為小

康。校。比也。小。康。小。安也。粗。坐五。翻辛丑。宋王至洛陽。自魏州至洛陽。閩主尊魯國太夫

人黃氏為皇太后。閩主好鬼神。好。呼。到。翻巫盛韜等皆有寵。薛文傑

十案七非
史文非
鳴也王
權云商
代史即
位之作
年之六
旬被通
此八改
省執三
生疑泥
世史盛

通鑑卷一百一十八

言於閩主曰。陛下左右多姦臣。非質諸鬼神也。不能知也。盛

韜善視鬼。宜使察之。閩主從之。文傑惡樞密使吳勗。親吏故任之

以機密。文傑以是惡之。惡烏路翻。勗有疾。文傑省之。省悉。曰。主上以公久疾。欲罷公

近密。僕言。公但小苦頭痛耳。將愈矣。主上或遣使來問。慎勿以

它疾對也。勗許諾。明日。文傑使韜言於閩主曰。適見北廟崇順

王。訊吳勗謀反。閩主信北廟崇順王。以銅釘釘其腦。上釘如字。下

擊之。閩主以告文傑。文傑曰。未可信也。宜遣使問之。果以頭痛

對。即收下獄。遣文傑及獄吏雜治之。勗自誣服。并其妻子誅之。

吳勗。歐史作吳英。下。由是。國人益怒。吳光請兵於吳。吳光奔吳。吳信州

刺史蔣延徽。不俟朝命。引兵會光攻建州。信州在漢時。其地界于豫

章。餘汗。會稽。太末。二縣之

間。三國時。為鄱陽郡。高陽縣之地。晉宋以至於隋。屬東陽郡。鄱陽二郡。陳改鄱陽為弋陽

縣。唐乾元元年。析饒州之弋陽。衢州之常山。玉山。及建撫之地。置信州。九域志。信州南

至建州四百里。朝直遙翻。閩主遣使求救於吳越。十二月。癸卯朔。始發。明宗

喪。戊戌至。癸卯六日。宋王卽皇帝位。諱從厚。明宗第五子也。明宗殂四日而

秦王從榮既死。朱洪實妻入宮。司衣王氏語及秦王。職有六

尚。猶外朝之六尚書也。有二十四司。猶二十四曹郎。王氏曰。秦王為人子。不

在左右侍疾。致人歸禍。是其罪也。若云大逆。則厚誣矣。朱司徒

最受王恩。朱洪實蓋加檢。當時不力為之辯。惜哉。為于偽。洪實聞

之大懼。與康義誠。以其語白閔帝。且言。王氏私於從榮。為之誦

宮中事。辛亥。賜王氏死。事連王淑妃。淑妃素厚於從榮。歐史曰。初明宗

後宮有生子者。命妃母之。是為許王從益。從益乳母司衣王氏。見明宗已老。而秦王握

兵。心欲自託為後計。乃曰。兒思秦王。是時從益已四歲。又數教從益。自言求見秦王。明

宗遣乳嫗將兒往來秦府。遂與從榮私通。從榮因使伺察。帝由是疑之。從榮已死。往

宮中動靜。事連王淑妃。由是故也。詞火迴翻。又休正翻。帝由是疑之。從榮已死。往

復論。况國難甫定。人心疑阻。宜示寬大。使各自安。帝多疑而少斷。此其所以不得令終也。丙辰。以天雄左都押牙宋

令詢為磁州刺史。磁。磁。朱弘昭以下誅秦王。立帝為己功。欲專朝

政。令詢侍帝左右最久。雅為帝所親信。雅素。弘昭不欲舊人在

帝側。故出之。帝不悅。而無如之何。孟知祥聞明宗殂。謂僚佐曰。宋

王幼弱。為政者皆胥吏小人。朱弘昭馮贊。先皆以胥吏事明宗於

通鑑卷二百七十八 後唐紀七 十四

潛躍遂階柄用。故為孟知祥所侮。易其

亂可坐俟也。辛未。帝始御中興殿。帝自終易月之制。循漢晉喪制以

日易月二十七日而釋服即召學士讀貞觀政要。太宗實錄。有致治之志。然不

知其要。寬柔少斷。治直吏翻李愚私謂同列曰。吾君延訪鮮及吾

輩。位高責重。事亦堪憂。眾惕息不敢應。李愚時為相。言帝不謀政于宰相。而專與樞密宣徽等議事也。

鮮息淺翻順化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明州錢元珣。驕縱不法。吳以

越於台州置德化節度。觀之。蓋置順化節度於明州也。又按薛史。長興三年。昇楚州為順化軍。以明州刺史錢元珣為本州節度使。楚州時屬楊氏。元珣蓋鎮明州。而領楚州節耳。珣每請事於王府。不獲。王府謂吳越國王府輒上書悖慢。悖。蒲沒翻。又蒲沒翻。

嘗怒一吏。置鐵牀炙之。炙之。石翻。臭滿城郭。吳王元瓘遣牙將仰仁

詮詣明州召之。仁詮左右慮元珣難制。勸為之備。仁詮不從。常

服徑造聽事。姓苑有仰姓。詮且緣翻。造七到翻。聽讀曰廳。元珣見仁詮至。股慄。遂還錢塘。

幽于別第。仁詮。湖州人也。閩王改福州為長樂府。樂音洛親從

都指揮使王仁達。有擒王延稟之功。從才用翻。王仁達擒延稟。事見上卷。長興二年。性慷慨。

言事無所避。閩主惡之。惡烏路翻嘗私謂左右曰。仁達智有餘。吾猶

能御之。非少主臣也。少詩。照翻。至是。竟誣以叛。族誅之。初馬希聲

希範。同日生。希聲母曰袁德妃。希範母曰陳氏。希範怨希聲先

立不讓。及嗣位。不禮於袁德妃。按歐史。楚王殷有子十餘人。嫡子希振長而賢。其次希聲與希範同日生。希聲以母

袁夫人有色。而寵盛得立。而希振棄官為道士。而希聲以長幼之序。當讓希振。未當讓希範也。希聲母弟希旺。為親從都

指揮使。從才用翻希範多譴責之。袁德妃請納希旺官為道士。不許。

解其軍職。使居竹屋草門。不得預兄弟燕集。德妃卒。希旺憂憤

而卒。

潞王上。諱從珂。鎮州平山人。本姓王氏。明宗為將時。過平山。掠得之。養以為子。

清泰元年。是年四月入立。始改元清泰。春正月。戊寅。閔帝大赦。改元應順。取應天順

人為養。非繼體之君。所以紀元也。壬午。加河陽節度使兼侍衛都指揮使康義誠兼

侍中。判六軍諸衛事。朱弘昭。馮贇。忌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安

彥威。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忠正。節度使張從賓。五代會要。天成二年十月。升壽州為忠正

節度。時壽州屬吳。後唐蓋升節鎮。以寵授其臣。遙領之耳。甲申。出彥威為護國節度使。以捧聖馬軍

通鑑卷二百七十八 後唐紀七 十五

都指揮使朱洪實代之。出從賓為彰義節度使。以嚴衛步軍都
指揮使皇甫遇代之。朱馮之多忌所以速禍也。薛史明宗長興三年以神捷神
威雄威廣捷已下指揮改為左右羽林軍。閔帝即位改左
右羽林軍為嚴衛。左右龍武神武
軍為捧聖。按薛史之誤與會要同。彥威。惇人。惇音郭。遇。真定人也。戊子。

樞密使同平章事朱弘昭。同中書門下二品馮贇。河東節度使
兼侍中石敬瑭。竝兼中書令。贇以超遷太過。堅辭不受。己丑。改
兼侍中。壬辰。以荆南節度使高從誨為南平王。武安武平節
度使馬希範為楚王。甲午。以鎮海鎮東節度使吳王元瓘為

吳越王。吳徐知誥別治私第於金陵。治直吏翻乙未。遷居私第。虛
府舍。以待吳主。此吳主楊溥鳳翔節度使兼侍中潞王從珂。與石
敬瑭少從明帝征伐。有功名。得眾心。少詩照翻朱弘昭。馮贇。位望素

出。二人下遠甚。一旦執朝政。皆忌之。忌從珂及敬瑭也。朝直遙翻明宗有疾。潞
王屢遣其夫人入省侍。省悉景翻及明宗殂。潞王辭疾不來。以主少國
疑也。其相

猜阻之使臣至鳳翔者。或自言。伺得潞王陰事。此小人之交關者。迎
也。見矣。時潞王長子重吉。為控鶴都指揮使。朱馮不欲其典禁
兵。己亥。出為亳州團練使。潞王有女惠明。為尼。在洛陽。亦召入
禁中。潞王由是疑懼。為潞王舉兵張本吳蔣延徽。敗閩兵於浦城。漢末
以會

稽南部置漢興縣。吳更曰吳興。為建安郡治所。隋廢郡為縣。唐載初元年。分建安縣置
唐興縣。天授二年。改曰武寧。神龍元年。復曰唐興。天寶元年。改曰浦城。屬建州。宋白曰。
浦城本東侯官之北鄉也。漢末置漢興縣。吳曰吳興。唐曰唐興。天寶改浦
城有二浦。其城臨浦。故曰浦城。九域志在州東北三百三十里。敗補邁翻遂圍建
州。閩主璘遣上軍使張彥柔。閩置上軍使中軍使下軍使驃騎大將軍王延宗。

將兵萬人。救建州。延宗軍及中途。士卒不進。曰。不得薛文傑。不
能討賊。延宗馳使以聞。國人震恐。太后及福王繼鵬。繼鵬閩主
長子也泣
謂璘曰。文傑盜弄國權。枉害無辜。上下怨怒久矣。今吳兵深入。

士卒不進。社稷一旦傾覆。留文傑何益。文傑亦在側。互陳利害。
璘曰。吾無如卿何。卿自為謀。文傑出。繼鵬伺之於啓聖門外。以
笏擊之。仆地。檻車送軍前。市人爭持瓦礫擊之。礫郎擊翻文傑善術

數。自云。過三日則無患。部送者聞之。倍道兼行。二日而至。士卒

通鑑卷一百一十八

見之。踊躍鬻食之。鬻力閩主亟遣赦之。不及。初文傑以為古制

檻車踈濶。更為之。更工衡形如木匱。攢以鐵錠。內向。動輒觸之

車成。文傑首自入焉。并誅盛韜。盛韜以鬼神事。黨附蔣延徽攻建州

垂克。徐知誥以延徽吳太祖之壻。吳尊楊行密與臨川王濛素善。

恐其克建州。奉濛以圖興復。濛為徐氏父子所忌。事始二百遣使召之。

延徽亦聞閩兵。及吳越兵將至。引兵歸。閩人追擊敗之。士卒死

亡甚眾。歸罪於都虞候張重進。斬之。敗補邁翻知誥貶延徽為

右威衛將軍。遣使求好于閩。好呼閏月。以左諫議大夫唐訥

膳部郎中知制誥陳乂。皆為給事中。充樞密直學士。訥以文學

從帝。歷三鎮。在幕府。帝以開成三年。鎮宣武。明年。徙及即位。將佐之有

才者。朱馮皆斥逐之。訥性迂疎。朱馮恐帝含怒。有時而發。乃引

訥於密近。以其黨陳乂監之。監古丙午。尊皇后為皇太后。皇

明宗曹安遠節度使符彥超。奴王希全。任賀兒。任音見朝廷多

事。謀殺彥超。據安州。附於吳。夜叩門。稱有急遞。不容稍遲。晷刻者謂

之急遞。遞郵傳也。遞者言。彥超出至聽事。二奴殺之。因以彥超之命

召諸將。有不從己者。輒殺之。己酉旦。副使李端帥州兵討誅之。

并其黨。副使者節度副甲寅。以王淑妃為太妃。不曰尊而曰以。史言

蜀將吏勸蜀王知祥稱帝。己巳。知祥即皇帝位。于成都。孟知

保胤。邢州龍岡人。

不日尊而曰以史言
法實然往其已
未係即帝位
知祥月帝紀
日云詳來
新即位
通世史位

通鑑卷一百一十八

十七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七十八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七十九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
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一千戶臣司馬光奉勅編集

後學 天台胡三省 音註

後唐紀八 起開逢敦祥二月盡旃蒙協洽凡一年有奇

潞王下

清泰元年二月癸酉蜀主以武泰節度使趙季良為司空兼門
下侍郎同平章事領節使使如故 趙季良遂為孟蜀佐命元臣 吳人多不欲遷

都者 吳遷都之議始上卷明宗長興四年 都押牙周宗言於徐知誥曰主上西遷公

復須東行 都押牙鎮海寧國兩鎮都押牙也昇州於揚州為西揚州於昇州為東言吳主若西遷金陵徐知誥須東鎮江都也復扶又翻 不惟

勞費甚大且違眾心丙子吳主遣宋齊丘如金陵諭知誥罷遷

都先是知誥久有傳禪之志 先悉薦翻下先己同 以吳主無失德恐眾心

不悅欲待嗣君宋齊丘亦以為然一旦知誥臨鏡鑷白髭 鑷尼輒翻

髡即移翻在口上曰髡。歎曰。國家安而吾老矣。奈何。周宗知其意。請

如江都。微以傳禪。諷吳主。且告齊丘。齊丘以宗先己。心疾之。

薦遣使馳詣金陵。手書切諫。以為天時人事未可。知誥愕然。

為池州副使。團練副使也。久之。節度副使李建勳。行軍司馬徐

玠等。屢陳知誥功業。宜早從民望。召宗復為都押牙。知誥由是

疎齊丘。為宋齊丘邀君得禍。張本。嗚呼。為人臣者。當易姓之際。謹毋以功名自居。苟

愈。至於促壽而不暇。顧若宋齊丘之疾。周宗及其輕淺者耳。朱弘昭。馮贇。不欲石敬瑭久在太原。

且欲召孟漢瓊。孟漢瓊。權知天雄。已卯。徙成德節度使范延光為

天雄節度使。代漢瓊。徙潞王從珂為河東節度使。兼北都留守。

徙石敬瑭為成德節度使。皆不降制書。但各遣使臣持宣。監送

赴鎮。宣樞密院所行文書也。是後漢隱帝時。郭威以樞密院頭子。易置百京。

主詔徐知誥。還府舍。徐知誥。盧府舍以待。甲申。金陵大火。乙酉。又火。

知誥疑有變。勒兵自衛。其心猶王建也。潞王既與朝廷猜阻。朝

廷又命洋王從璋。權知鳳翔。從璋性蠱率樂禍。前代安重

誨。鎮河中。手殺之。見二百七十七卷。潞王聞其來。尤惡之。欲

拒命。則兵弱糧少。少詩。不知所為。謀於將佐。皆曰。主上富於春

秋。政事出於朱馮。大王功名震主。離鎮必無全理。離力不可受

也。言不可受代。王問觀察判官滴河馬胤孫。隋開皇十六年。置滴河縣。屬

在棗州西南八十里。注云。漢都尉許商。曰。今道過京師。當何向為便。發此問

對曰。君命召。不俟駕。子之。臨喪赴鎮。又何疑焉。諸人凶

謀。不可從也。眾哂之。言當過京師。臨大行之喪。然後赴太原也。馬胤孫之言。儒

變。故相與哂之。哂。矢。王乃移檄鄰道。言朱弘昭等。乘先帝疾。亟殺長

立少。謂殺從榮而立帝也。專制朝權。別疎骨肉。動搖藩垣。謂易置石敬

別。遙翻下同。懼傾覆社稷。今從珂將入朝。以清君側之惡。而力不

能獨辦。願乞靈鄰藩以濟之。潞王以西都留守王思同。當東出

直遙翻下同。懼傾覆社稷。今從珂將入朝。以清君側之惡。而力不

能獨辦。願乞靈鄰藩以濟之。潞王以西都留守王思同。當東出

太平記此
作北近

舊史王
思昭
延昭
新史
延昭
事作
詔死

通鑑卷一百七十九

之道自鳳翔趣洛陽道出長安尤欲與之相結遣推官郝詡押牙朱廷义等相

繼詣長安說以利害說式西翻餌以美妓妓渠綺翻不從則令就圖之思

同謂將吏曰吾受明宗大恩王恩同自燕降晉梁晉相距思同未嘗有戰功明宗時以久次為節度使故自言受大恩

今與鳳翔同反借使事成而榮猶為一時之叛臣况事敗而辱

流千古之醜跡乎遂執詔等以狀聞時潞王使者多為鄰道所

執不則依阿操兩端不讀曰否操七刀翻惟隴州防禦使相里金傾心附之

隴州東至鳳翔一百五十里遣判官薛文遇往來計事薛文遇由此為隴王所信用金并州人

也朝廷議討鳳翔康義誠不欲出外恐失軍權明宗以康義誠為朴忠豈知其陰狡乃爾

邪請以王思同為統帥帥所類翻以羽林都指揮使侯益為行營馬

步軍都虞候宋白曰長興二年二月敕衛軍神捷神威雄武及魏府廣捷已下指揮改為左右羽林置四十指揮每十指揮立為一軍每一軍置都指揮使

一人兼分益知軍情將變辭不行疾益曾經鄴都之變故爾執政怒之出為商州

刺史洛陽至商州八百里辛卯以王思同為西面行營馬步軍都部署

前此用兵置帥率以都招討使命之莊宗時明宗為北面招討使以契契丹房知溫為副都招討使時為都部署必有其人及孟知祥拒遣韓以趙廷隱為行營都部署後建國之初猶因而用之前靜難節度使藥彥稠副之前絳州

刺史萇從簡為馬步都虞候嚴衛步軍左廂指揮使尹暉宋白曰應順元年三月改在京羽林左右四十指揮為嚴衛左右軍然此時羽林指揮使楊思權與嚴衛指揮使尹暉並為西征偏裨則似羽林與嚴衛並置羽林指揮

使楊思權等皆為偏裨暉魏州人也蜀主以中門使王處回

為樞密使丁酉加王思同同平章事知鳳翔行府以護國節

度使安彥威為西面行營都監思同雖有忠義之志而御軍無

法潞王老於行陳將士微幸富貴者心皆向之行戶剛翻陳讀曰陣微堅亮翻詔

遣殿直楚匡祚執亳州團練使李重吉幽於宋州九域志亳州西北至宋州一百四十五里重直龍翻洋王從璋行至關西函谷關之西也聞鳳翔拒命而還還從宜翻又如字

三月安彥威與山南西道張虔釗武定孫漢韶彰義張從賓

靜難康福等五節度使梁洋涇鄜四帥并安彥威而五難乃且翻奏合兵討鳳翔漢韶

李存進之子也晉王克用義兒百有餘人李存進本姓孫後復本姓乙卯諸道兵大集於鳳

翔城下攻之克東西關城城中死者甚眾丙辰復進攻城復扶又翻

綱目辭
下有疾
字紀事
本末同

期於必取。鳳翔城塹卑淺，守備俱乏。衆心危急。潞王登城泣謂外軍曰：吾未冠，從先帝百戰，出入生死，金創滿身。冠古玩辭，創初良翻。以立

今日之社稷，汝曹從我，目睹其事。今朝廷信任讒臣，猜忌骨肉，我何罪而受誅乎？因慟哭。聞者哀之。張虔釗性褊急，主攻城，西

南以白刃驅士卒登城。士卒怒大詬。褊補典翻，詬古侯翻，又許侯翻。反攻之。虔釗躍馬走免。楊思權因大呼曰：大相公吾主也。楊思權本黨於秦王從榮，從榮死，思權不自安。

久矣，因乘勢奉路王，王於明宗諸子爲長，故稱爲大相公，呼火故翻下同。遂帥諸軍解甲投兵，請降於潞王。帥讀曰率，降戶江翻下同。自西門入，以幅紙進。潞王曰：願王克京城日，以臣爲

節度使，勿以爲防團。防團謂防禦團練使也。潞王即書思權可邠寧節度使。授之。王思同猶未之知，趣士卒登城。趣讀曰促。尹暉大呼曰：城西軍已入城受賞矣。衆皆棄甲投兵而降。其聲震地，日中亂兵悉入

外軍亦潰。思同等六節度使皆遁去。王思同及張虔釗等五節度爲六節度，使按孫漢韶時守與元當以藥產

直以給之，估音古。丁巳，王思同、藥彥稠等走至長安。西京副留守劉遂雍閉門不內，乃趣潼關。趣七喻翻。遂雍，邠之子也。劉邠梁將也，明宗以

王淑妃故，遂雍皆蒙引拔。潞王建大將旗鼓，整衆而東。以孔目官虞城劉延朗爲腹心。隋分下邑縣置虞城縣，唐屬宋州。九域志：在州東北五十五里。歐史：路王客將房高，孔目官劉延朗及即位，審虔將兵專美與薛文遇主謀議，而昭胤、高及延朗掌機密。潞王始憂王思同等併力

據長安拒守。至岐山。九域志：鳳翔府岐山縣，東至長安二百四十三里。聞劉遂雍不內思同，甚喜，遣使慰撫之。遂雍悉出府庫之財於外，軍士前至者即給

賞令過。比潞王至，比必利，翻及也。前軍賞遍，皆不入城。庚申，潞王至長安。遂雍迎謁，率民財以充賞。府庫之財，僅足以給前軍，其隨潞王繼至者，率民財以給之。是日，西面

步軍都監王景從等自軍前奔還。中外大駭。帝不知所爲，謂康義誠等曰：先帝棄萬國，朕外守藩方。謂鎮天，雄也。當是之時，爲嗣者

在諸公所取耳。朕實無心與人爭國。既承大業，年在幼沖。五代明宗崩，帝即位年二十。國事皆委諸公。朕於兄弟間，不至榛梗。榛梗者，隔塞而不通，榛側詵翻，梗古

關帝紀
由主上有

杏諸公以社稷大計見告。朕何敢違。軍興之初。皆自夸大。以為寇不足平。今事至於此。何方可以轉禍言何術可以轉禍為福。朕欲自迎潞

王。以大位讓之。若不免於罪。亦所甘心。朱弘昭。馮贊。大懼不敢對。猜問兄弟。以起兵端。朱弘昭。馮贊。為之也。事敗而禍集。聞帝言。乃大懼。義誠欲悉以宿衛兵迎降。為己

功。乃曰。西師驚潰。蓋主將失策耳。薦王思同者。康義誠也。將即亮。翻下同。今侍衛諸軍尚多。臣請自往。扼其衝要。招集離散。以圖後効。幸陛

下勿為過憂。帝遣使召石敬瑭。欲令將兵拒之。義誠固請自行。帝乃召將士慰諭。空府庫以勞之。勞力到翻許以平鳳翔。人更賞二

百緡。府庫不足。當以宮中服玩繼之。軍士益驕。無所畏忌。負賜物。揚言於路曰。至鳳翔。更請一分。分扶問翻遣楚匡祚。殺李重吉於

宋州。匡祚榜極重吉。責其家財。前已囚重吉於宋州。今又使就殺之。榜音彭。極止榮翻又殺尼惠明。召惠明入禁中。見上卷本年初。馬軍都指揮使朱洪實。為秦王從榮所厚。

及朱弘昭。為樞密使。洪實以宗兄事之。從榮勅兵天津橋。洪實首為孟漢瓊擊。從榮于偽翻下為之同。康義誠由是恨之。迎從榮而

朱洪實擊之。故恨。辛酉。帝親至左藏。藏祖浪翻給將士金帛。義誠。洪實。共論用兵利害。洪實欲以禁軍固守洛陽。曰。如此。彼亦未敢徑前。然後

徐圖進取。可以萬全。義誠怒曰。洪實為此言。欲反邪。洪實曰。公自欲反。乃謂誰反。康義誠之心事。朱洪實知之矣。其聲漸厲。帝聞。召而訊之。訊問也。

二人訟於帝前。訟者爭辨。是非曲直。帝不能辦。其是非。遂斬洪實。帝但以階級為曲直。而

不能察。軍士益憤怒。觀上文。軍士揚言所云。但欲迎降潞王。何暇事之。是非。軍士益憤怒。憤朱洪實之枉死。蓋憤怒者。弘實之從兵耳。壬戌。潞王至。昭應。宋大中祥符八年。改昭應縣為臨潼縣。九域志。在長安東五十里。聞前軍獲王思同。王曰。思

同雖失計。然盡心所奉。亦可嘉也。癸亥。至靈口。九域志。臨潼縣之零口鎮是也。前軍執思同。以至。王責讓之。對曰。思同起行間。行戶剛翻先帝擢之位

至節將。節將。言建節而為大將。將即亮翻。常愧無功。以報大恩。非不知附大王。立得富貴。助朝廷。自取禍殃。但恐死之日。無面目見先帝於泉下耳。潞王聞王思同之言。豈不內愧乎。敗而斃鼓。固其所也。請早就死。王為之改容

癸亥

曰。公且休矣。王欲宥之。而楊思權之徒。耻見其面。楊思權等背順附逆故恥見思

同王之過長安。過古禾翻。又如字。尹暉盡取思同家資。及妓妾。屢言於

劉延朗曰。若留思同。留者言活之使留。於人世妓渠綺翻。慮失士心。屬王醉。屬之。欲翻。不待

報。擅殺思同。及其妻子。王醒。怒延朗。嗟惜者累日。癸亥。制以

康義誠為鳳翔行營都招討使。以王思同副之。甲子。潞王至華

州。獲藥彥稠。囚之。乙丑。至閩鄉。九域志華州東至閩鄉九十里。自閩鄉東至陝州一百七十里。華戶化翻。閩武巾翻。

亦作朝廷前後所發諸軍。遇西軍皆迎降。無一人戰者。丙寅。康

義誠引侍衛兵。發洛陽。詔以待衛馬軍指揮使安從進為京城

巡檢。從進已受潞王書。潛布腹心矣。是日。潞王至靈寶。靈寶縣在

十五護國節度使安彥威。匡國節度使安重霸。皆降。莊宗同光四年。安重霸以

秦州降。重直龍翻。惟保義節度使康思立。謀固守陝城。以俟康義誠。陝失

先是。捧聖五百騎戍陝西。為潞王前鋒。至城下。呼城上人曰。禁

軍十萬。已奉新帝。爾輩數人。奚為徒累一城人塗地耳。先悉翻。累力瑞翻。

於是捧聖卒爭出迎。思立不能禁。不得已亦出迎。丁卯。潞王至

陝。僚佐說王曰。今大王將及京畿。傳聞乘輿已播遷。說式芮翻。乘

大王宜少留於此。先移書慰安京城士庶。王從之。移書諭洛陽

文武士庶。惟朱弘昭馮贇兩族不赦外。自餘勿有憂疑。康義誠

軍至新安。新安縣西距陝州二百餘里。所部將士自相結。百什為羣。棄甲兵爭

先詣陝降。纍纍不絕。義誠至乾壕。九域志陝州陝縣有乾壕鎮。乾音干。麾下纔數十人。

遇潞王候騎十餘人。義誠解所佩弓劍為信。因候騎請降於潞

王。戊辰。閔帝聞潞王至陝。義誠軍潰。憂駭不知所為。急遣中使

召朱弘昭。謀所向。弘昭曰。急召我。欲罪之也。赴井死。安從進聞

弘昭死。殺馮贇於第。滅其族。考異曰。張昭閔帝實錄。帝召弘昭不至。俄則贇死。非閔帝之命。明矣。今不取。

傳弘昭贇首於潞王。帝欲奔魏州。召孟漢瓊。使

詣魏州。為先置。先置者。先路置頓也。漢瓊不應召。單騎奔陝。初帝在藩鎮。

愛信牙將慕容遷。及即位。以為控鶴指揮使。帝將北度河。密與

通鑑卷二百一十九

閣帝二紀末
竝文百十
以下五有
騎自隨十
之器改
是數然
在聚之
觀離之
時一遊
三夜九
開十能
一十人
去乎無
以百騎
出於
其半
理其
君未
改也

之謀。使帥部兵守玄武門。玄武門洛陽宮城北門。帥讀曰率。是夕。帝以五十騎出

玄武門。謂遷曰。朕且幸魏州。徐圖興復。汝帥有馬控鶴。從我。遷

曰。生死從大家。乃陽為團結。帝既出。即闔門不行。史言自古以來。衆

時已已。馮道等入朝。及端門。聞朱馮死。帝已北走。道及劉昫欲

歸。昫香句翻。又許羽翻。李愚曰。天子之出。吾輩不預謀。今太后在宮。吾輩

當至中書。遣小黃門取太后進止。然後歸第。人臣之義也。道曰。

主上失守社稷。人臣惟君是奉。無君而入宮城。恐非所宜。唐之兩

及寺監皆在宮城之內。潞王已處處張榜。不若歸俟教令。乃歸至天宮寺。安

從進遣人語之曰。語牛居翻。潞王倍道而來。且至矣。相公宜帥百官

至穀水奉迎。穀水在洛陽城西。乃止於寺中。召百官。中書舍人盧導至。馮

道曰。俟舍人久矣。所急者勸進文書。宜速具草。草者草創其辭。導曰。潞

王入朝。百官班迎可也。設有廢立。當俟太后教令。豈可遽議勸

進乎。道曰。事當務實。導曰。安有天子在外。人臣遽以大位勸人

者邪。若潞王守節北面。以大義見責。將何辭以對。公不如帥百

官詣宮門。進名問安。取太后進止。則去就善矣。或問馮道李愚盧導

際孰為合於義乎。曰皆非也。此如羣奴之事。主家主死而有二子。其一養子也。其一親

子也。養子與親子爭家政。養子勝而親子不勝。一奴曰。皆郎君也。吾從其勝者而輔之。

一奴之心。本亦附勝者。而不敢言附之也。曰。吾將決諸主母。馮道李愚之謂也。或曰。

之善。若是者得為善乎。其言之非。殆有甚於李愚矣。曰。然則為馮道李愚者當何如。曰。

若漢人之論相。主在與在。主亡與亡。可也。然亦僅可而已。未能盡相道也。夫子之言曰。

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明乎此。則

之曰。潞王至矣。太后太妃已遣中使迎勞矣。趣讀曰促。勞力到翻。安得百

官無班。道等即紛然而去。既而潞王未至。三相息於上陽門外。

三相馮道李愚劉昫也。上陽門上陽宮門也。上陽宮在洛陽宮城西。盧導過於前。道復召而語之。復扶又翻。語牛佶翻。

導對如初。李愚曰。舍人之言是也。吾輩之罪。擢髮不足數。用戰國

言擢拔也。數所具翻。康義誠至陝待罪。潞王責之曰。先帝晏駕。立嗣在諸公。

今上亮陰。政事出諸公。何為不能終始。陷吾弟至此乎。義誠大

懼。叩頭請死。王素惡其為人。惡鳥路翻。未欲遽誅。且宥之。馬步都虞

候莫從簡。左龍武統軍王景戡皆為部下所執。降於潞王。東軍

盡降。東軍謂自洛陽來者潞王上牋於太后。取進止。遂自陝而東。夏四月

庚午朔未明。閔帝至衛州東數里。遇石敬瑭。石敬瑭自河東來帝

大喜。問以社稷大計。敬瑭曰。聞康義誠西討。何如。陛下何為至

此。帝曰。義誠亦叛去矣。敬瑭俛首。長歎數四。免音曰。衛州刺史

王弘贇。宿將習事。請與圖之。王弘贇從敬瑭伐蜀。嘗為偏將。石敬瑭欲擁帝還衛州。以授弘贇。使為之所耳。乃往

見弘贇。問之。弘贇曰。前代天子播遷多矣。然皆有將相待衛。府

庫法物。使羣下有所瞻仰。今皆無之。獨以五十騎自隨。雖有忠

義之心。將若之何。敬瑭還。見帝於衛州驛。自弘贇所還見帝以弘贇之言

告。弓箭庫使沙守榮。奔洪進。前責敬瑭曰。沙姓古夙沙氏之後。史炤曰奔姓也。古有賁姓。音奔。又音

天子播越。委計於公。冀圖興復。乃以此四者為辭。四者謂敬瑭所言無將相待衛府庫

亦翻。敬瑭親將陳暉救之。守榮與暉鬪死。洪進亦自刎。粉翻敬

瑭牙內指揮使劉知遠引兵入。盡殺帝左右及從騎。猶置帝而

去。考異曰。閔帝實錄庚午朔四鼓。帝至衛州東七八里。遇敬瑭。實貞固。晉高祖實

何制置云。蘇逢吉漢高祖實錄。是夜偵知少帝伏甲欲與從臣謀害。晉高祖詐屏人

對語。方坐庭廡。帝密遣御士石敢。袖鎗立於後。俄頃伏甲者起。敢有勇力。擁晉祖入一

室。以巨木塞門。敢力當其鋒。死之。帝解佩刀。遇夜晦。以在地。韋炬未燃者奮擊之。衆謂

短兵也。遂散走。帝乃匿身長垣下。聞帝親將李洪信謂人曰。石太尉死矣。帝隔垣呼洪

信曰。太尉無恙。乃踰垣出。就洪信兵。共護晉祖。殺建謀者。以少主授王弘贇。南唐烈祖

實錄。弘贇曰。今京國阨危。百官無主。必相率攜神器西向。公何不囚少帝。西迎潞王。此

萬全之計。敬瑭然其語。按為二漢實錄者。必為二祖節。非今從閔帝實錄。敬瑭遂趣洛陽。趣七是日。太后令

內諸司。至乾壕。迎潞王。考異曰。廢帝實錄三十日。太后傳令至。并內司迎

王。王亟遣還洛陽。初潞王罷河中。歸私第。事見二百

恩。至澠池西。九域志。澠池在洛陽之西一百五十六里。澠。彌竟翻。澠池縣名。見王大哭。欲有所陳。王

曰。諸事不言可知。仍自預從臣之列。從才王即命斬於路隅。

山南西道節度使張虔釗之討鳳翔也。留武定節度使孫漢韶。

八

守興元。虔釗既敗。奔歸興元。與漢詔舉兩鎮之地。降于蜀。蜀主

命奉鑾肅衛馬步都指揮使昭武節度使李肇。將兵五千。還利

州。李肇本鎮昭武。蜀主召之。入領宿衛。今使將兵還鎮。以應接梁洋。右匡聖馬步都指揮使寧江節度使

張業。將兵一萬。屯大漫天。以迎之。先是蜀主以兵疲民困。不用趙隱取山南之計。今乘時而坐得之。其庸多矣。

壬申。潞王至蔣橋。百官班迎於路。傳教以未奉梓宮。未可相

見。傳教謂傳令也。王所下令為教。馮道等皆上牋勸進。終不用盧導之言。王入謁太后太妃。

詣西宮。伏梓宮慟哭。自陳詣闕之由。馮道帥百官班見。見賢遍翻拜

絕。王荅拜。道等復上牋勸進。復扶又翻王立謂道曰。予之此行。事非

獲已。俟皇帝歸闕。園寢禮終。當還守藩服。羣公遽言及此。甚無

謂也。癸酉。太后下令。廢少帝為鄂王。考異曰。閔帝實錄云。七日。廢帝為鄂王。今從廢帝實錄。以

潞王知軍國事。權以書詔印施行。書詔印。畫可所用者也。閔帝之出奔也。蓋以八寶自隨。百官詣

至德宮門待罪。五代會要。天成元年。中書門下奏請。以洛京潛龍宮宅。為至德宮。蓋明宗舊第也。按歐史。時潞王入居至德宮。王命

各復其位。甲戌。太后令潞王宜即皇帝位。乙亥。即位于柩前。帝

之發鳳翔也。許軍士以入洛人賞錢百緡。既至。問三司使王玫

以府庫之實。問其實數。對有數百萬在。既而閱實。金帛不過三

萬兩匹。而賞軍之費。計應用五十萬緡。帝怒。玫請率京城民財

以足之。數日。僅得數萬緡。帝謂執政曰。軍不可不賞。人不可不

恤。今將奈何。執政請據屋為率。無問士庶自居及僦者。預借五

月僦直。從之。僦即就翻。賃居為僦。王弘贄遷閔帝於州解。廩古。帝遣弘

贄之子殿直巒往醜之。戊寅。巒至衛州謁見。見賢遍翻閔帝問來故。

不對。問巒以所。以巒之故。弘贄數進酒。數所角翻閔帝知其有毒。不飲。巒益殺

之。年二。十一。閔帝性仁厚。于兄弟敦睦。雖遭秦王忌疾。閔帝坦懷待

之。卒免於患。事見上卷。明帝長。與三年卒。子恤翻。及嗣位。於潞王亦無嫌。而朱弘昭

孟漢瓊之徒。橫生猜間。橫戶孟翻。問古覓翻。閔帝不能違。以致禍敗焉。孔

妃尙在官中。妃孔循之女。潞王使人謂之曰。重吉何在。以通鑑書法言之。潞王於此當書帝

蓋承前史。偶失於修改也。遂殺妃。并其四子。閔帝之在衛州也。惟磁州刺史宋

通鑑卷一百七十九 後唐紀八

未帝紀

齊無帝出
物自法
具上文已
注已

異本中
下既有王
下字吉
四下開

帝紀
宋法
是性

令詢遣使問起居聞其遇害慟哭半日自經死宋令詢出磁州見上卷上年事閔帝有始而巳磁牆之翻己卯石敬瑭入朝庚辰以劉昫判三司辛

已蜀大赦改元明德帝之起鳳翔也召興州刺史劉遂清遲疑不至聞帝入洛乃悉集三泉西縣金牛桑林戍兵以歸自散

關以南城鎮悉棄之皆為蜀人所有癸未入朝帝欲治罪以其能自歸乃赦之邊境之臣委棄城鎮乃以其能自歸而不誅安有効死弗去者乎治直之翻遂清郟之姪也

甲申蜀將張業將兵入興元洋州乙酉改元大赦改元清泰丁亥以宣徽南院使郝瓊權判樞密院前三司使王玫為宣徽北

院使鳳翔節度判官韓昭胤為左諫議大夫充端明殿學士戊子斬河陽節度使判六軍諸衛兼侍中康義誠滅其族康義誠欲

舉宿衛兵迎降以為己功而不免於族滅此傳瑕所以死於鄭厲公之類也己丑誅藥彥稠修河中庚寅釋王景戡誠欲從簡有司百方斂民財僅得六萬帝怒下軍巡使獄

晝夜督責凡輸財稽違者則下之軍巡囚繫滿獄至自經赴井而軍士遊市肆皆有驕色市人聚語之曰汝曹為主力戰立功良苦

得獨不愧天地乎是時竭左藏舊物及諸道貢獻乃至太后太妃器服簪珥皆出之藏徂浪翻珥忍纔及二十萬緡帝患之李專

美夜直李專美本鳳翔掌書記時為樞密直學士帝讓之曰卿名有才不能為我謀此留才安所施乎為于偽翻專美謝曰臣駑劣陛下擢任過分駑音奴分扶

然軍賞不給非臣之責也竊思自長興之季賞賚亟行卒以是驕事始見上卷長興四年亟去吏翻卒滅沒翻士卒也繼以山陵及出師帑藏遂涸帑它朝翻藏徂浪翻涸戶郭翻

以水為諭雖有無窮之財終不能滿驕卒之心故陛下拱手於危困之中而得天下此言在鳳翔時諸軍推戴之事夫國之存亡不專繫於厚賞亦

在修法度立紀綱陛下苟不改覆車之轍臣恐徒困百姓存亡未可知也帝起事於鳳翔共事者五人能言及此者獨李專美耳今財力盡於此矣宜據所有

均給之何必踐初言乎帝以為然壬辰詔禁軍在鳳翔歸命者

本紀
末同
字為
衍四

本紀云
去節生
善扶
起一條

通鑑卷一百七十九

自楊思權。尹暉等。各賜二馬。一駝。錢七十緡。下至軍人。錢二十

緡。其在京者。各十緡。軍士無厭。厭於猶怨望。為謠言。曰。除去菩

薩。扶立生鐵。以閔帝仁弱。帝剛嚴。有悔心。故也。去羌呂翻。善薄乎翻。薩桑割翻。閔帝小字

丙申。葬聖德和武欽孝皇帝于徽陵。徽陵在河南府洛陽縣廟號明

宗。帝衰。經護從。至陵所宿焉。衰倉回翻。從才用翻五月。丙午。以韓昭胤為

樞密使。以莊宅使劉延朗為樞密副使。權知樞密院。房暠為宣

徽北院使。暠。長安人也。高古老翻帝與石敬瑭。皆以勇力善鬪。事

明宗。為左右。然心競。素不相悅。心競。本諸左傳師曠之言。競爭也帝即位。敬瑭不

得已入朝。山陵既畢。不敢言歸。時敬瑭久病。羸瘠。羸倫為翻。瘠秦昔翻太后

及魏國公主。屢為之言。魏國公主。明宗之女。下嫁石敬瑭。曹太后所生也。歐史。公主初號永寧。公主是年進封魏國長公主。為干

而鳳翔將佐。多勸帝留之。惟韓昭胤。李專美。以為趙延壽在

汴。不宜猜忌。敬瑭。趙延壽。時為宣武帥。逼近洛都。又其父德鈞在幽州。擁彊兵。言若猜忌。敬瑭趙延壽必懼而生心帝亦

見其骨立。不以為虞。乃曰。石郎不惟密親。兼自少與吾同艱難

照翻。今我為天子。非石郎。尚誰託哉。乃復以為河東節度使。復扶

又翻。又如字。縱石敬瑭歸鎮。乃復疑而徙之。此所以速禍也。戊午。以隴州防禦使相里金為保義

節度使。賞其先通款。於鳳翔也丁未。階州刺史趙澄降蜀。戊申。以羽

林軍使楊思權為靜難節度使。踐鳳翔片紙所書。之言也。難乃旦翻己酉。張虔釗

孫漢韶。舉族遷于成都。庚戌。以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馮道。同平章事。充匡國節度使。以天雄節度使兼侍中范延

光為樞密使。帝之起鳳翔也。悉取天平節度使李從嘏家財

甲兵以供軍。李從嘏。自其父茂貞以來。再世鎮鳳翔。從嘏雖移鎮。而家財甲兵猶在焉將行。謂將東趣洛陽也鳳翔之

民遮馬。請復以從嘏鎮鳳翔。復扶帝許之。至是。徙從嘏為鳳翔

節度使。長興元年。從嘏自鳳翔入朝。徙宣武。後徙天平。今自天平復還鎮鳳翔初。明宗為北面招討使

莊宗。同光二年。始以平盧節度使房知溫為副都部署。帝以別將事

之。嘗被酒忿爭。被皮義翻。師古曰。被加也。被酒者。為酒所加拔刃相擬。及帝舉兵入洛。知

溫密與行軍司馬李冲謀拒之。冲請先奉表。以觀形勢。還言洛

綱目將
上紀事
本末同

據本紀
戊午一
條在注

異本定
字溫有知

通鑑卷二百七十九

後唐紀

十一

中已安定。壬戌。入朝謝罪。帝優禮之。知溫貢獻甚厚。吳鎮南

節度使守中書令東海康王徐知詢卒。蜀人取成州。六月。

甲戌。以皇子左衛上將軍重美為成德節度使。同平章事。兼河

南尹。判六軍諸衛事。文州都指揮使成延龜。舉州附蜀。周文王第五子

兼中書令臨川王濛。昭武軍利州時屬蜀。吳使濛遙領耳。遣人告濛。藏匿亡命。擅造

兵器。丙子。降封歷陽公。幽于和州。命控鶴軍使王宏將兵二百

衛之。濛見忌之始見二百七十一卷梁貞明五年。劉昫與馮道昏姻。昫性苛察。李愚剛

褊。道既出鎮。謂出鎮同州也。二人論議多不合。事有應改者。愚謂昫曰。

此賢親家所為。更之不亦便乎。傳曰。妻父曰昏。婿父曰姻。凡聚以昏時婦

二父相呼謂之親家。更工衡翻下欲更同。昫恨之。由是動成忿爭。至相詬罵。各欲非時求

見。見賢通翻。事多凝滯。帝患之。欲更命相。問所親信。以朝臣聞望宜

為相者。開音皆以尚書左丞姚顛。太常卿盧文紀。祕書監崔居

儉對論其才行。互有優劣。孟翻。帝不能決。乃實其名於琉璃瓶。

夜焚香祝天。且以筭挾之。挾當作挾。挾古協翻。記曲禮。羹之有菜者。用挾。注云。挾猶箸也。今人或謂箸為挾提。首得

文紀。次得顛。秋七月辛亥。以文紀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居儉

斃之子也。崔蕘。見二百五十一卷唐懿宗咸通十年。帝欲殺楚匡祚。以楚匡祚殺重吉也。韓昭胤曰。陛下為天下父。天下之人皆陛下子。用法宜存。至公。匡祚受詔。檢校重吉家財。不得不爾。今族匡祚。無益死者。恐不厭眾心。厭益涉翻。伏也。合也。乙卯。長流匡祚於登州。丁巳。立沛國夫人劉氏為皇后。劉后。應州渾元人。元一作源。回鶻入貢者。多為河西雜虜所掠。詔將軍牛知柔。帥禁兵衛送。帥讀曰率。與邠州兵共討之。吳徐知誥召左僕射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宋齊丘。還金陵。以為諸道都統判官。加司空。於事皆無所關預。徐知誥。疎宋齊丘。事始上二月。召之還金陵。而不使預事者。恐其沮止禪代之議。故爾。齊丘屢請退居。知誥以南園給之。護國節度使洋王從璋。歸德節度使涇王從敏。皆罷鎮。居洛陽私第。帝待之甚薄。從敏在

紀傳且

通鑑卷二百七十九

後唐紀八

十一

宋州預殺重吉。帝尤惡之。歸德軍宋州殺重吉於宋州見上三月惡烏路翻嘗侍宴禁中酒酣

顧二王曰爾等皆何物。輒據雄藩。二王大懼。太后叱之曰。帝醉

矣。爾曹速去。蜀置永平軍于雅州。以孫漢韶為節度使。復以

張虔釗為山南西道節度使。同平章事。虔釗固辭不行。孫漢韶張梁洋降蜀以節鎮授之孫漢韶赴雅州而張虔釗固辭不赴梁州者無面目以見梁州人士也唐末置永平軍於邛州後徙雅州蓋莊宗滅蜀而廢之今後蜀復置之也

蜀主得風疾踰年。至是增劇。甲子。立子東川節度使同平章

事親衛馬步都指揮使仁贊為太子。仍監國。監古街翻召司空同平

章事趙季良。武信節度使李仁罕。保寧節度使趙廷隱。樞密使

王處回。捧聖控鶴都指揮使張公鐸。奉鑾肅衛指揮副使侯弘

實。受遺詔輔政。是夕。殂。祕不發喪。王處回夜啓義興門。告趙季

良。處回泣不已。季良正色曰。今疆將握兵。專伺時變。伺相吏翻宜速

立嗣君。以絕覬覦。疆將謂李仁罕李肇等覲音冀覲音俞豈可但相泣邪。處回收淚

謝之。季良教處回見李仁罕。審其詞旨。然後告之。處回至仁罕

第。仁罕設備而出。遂不以實告。史言李仁罕已遊於趙季良等數內丙寅。宣遺制。命

太子仁贊更名昶。丁卯。即皇帝位。昶蜀主第三子也。更工衡翻初。帝以王玫

對左藏見財失實。事見上四月藏徂浪翻見實遍翻故以劉昫代判三司。昫命判

官高延賞。鈞考窮覈。皆積年逋欠之數。姦吏利其徵責。旬取。故

存之。旬居大翻昫具奏其狀。且請察其可徵者。急督之。必無可償者。

悉蠲之。韓昭胤極言其便。八月。庚午。詔長興以前。戶部及諸道

逋租。三百三十八萬。虛煩簿籍。咸蠲免勿徵。貧民大悅。而三司

吏怨之。辛未。以姚顛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右龍武統軍

索自通。以河中之隙。見二百七十七卷心不自安。戊子。退朝過洛

自投于水而卒。洛水貫都城。中故自通退朝過之。自投于水帝聞之大驚。贈太尉。丙

申。以前安國節度使同平章事趙鳳為太子太保。九月。癸卯。詔鳳翔益兵。守東安鎮。以備蜀。東安鎮當在鳳翔西界蜀既出關收階成之地故益兵以備之蜀

衛聖諸軍都指揮使武信節度使李仁罕。自恃宿將有功。復受

本紀自通卒

顧託復扶求判六軍。令進奏吏宋從會。以意諭樞密院。又至學

士院。偵草麻偵丑蜀主不得已。甲寅。加仁罕兼中書令。判六

軍事。以左匡聖都指揮使保寧節度使趙廷隱兼侍中。為之副。

己未。雲州奏契丹入寇。北面招討使石敬瑭奏。自將兵屯百

井。以備契丹。辛酉。敬瑭奏。振武節度使楊檀擊契丹于境上。却

之。蜀奉鑾肅衛都指揮使昭武節度使兼侍中李肇。聞蜀主

即位。顧望不時入朝。至漢州。留與親戚燕飲。踰旬。冬。十月。庚午。

始至成都。稱足疾。扶杖入朝。見見賢蜀主不拜李肇之傲幼君。亦

無識。以自貽禍戊寅。左僕射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李愚。罷守本官。吏

部尚書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判三司劉昫。罷為右僕射。三司

吏聞昫罷相。皆相賀。無一人從歸第者以昫奏蜀諸道通租。吏

捧聖控鶴都指揮使張公鐸。與醫官使韓繼勳。豐德軍使韓保

貞。茶酒庫使安思謙等。皆事蜀主於藩邸。素怨李仁罕。共譖之

云。仁罕有異志。蜀主令繼勳等。與趙季良趙廷隱謀。因仁罕入

朝。命武士執而殺之趙廷隱自克東川。與李仁罕爭功。恐隙之深。有自來。仁罕

不能免。近習之譏。其得死於牖下者幸也。癸未。下詔。暴其罪。并其子繼宏

及宋從會等數人。皆伏誅。是日。李肇釋杖而拜李肇事孟知祥。於董

就勝。董璋既死。肇宜不免於死矣。孟知祥念其劔州之功。不以為罪。及事少主。釋位入

朝。倨傲不拜。其誰能容之。一見李仁罕之誅。遽釋杖而拜。前倨後恭。欲以求免。不亦難

乎。通鑑書之以為戒。蜀源州都押牙文景琛。據城叛編考新舊唐志。及

皆不載源州建置之由。與其地。歐史職方考曰。州縣凡唐故。而廢於五代者。若五代所

置。而見於今者。及縣之割隸。今因之者。皆宜列以備職方之考。其餘嘗置而復廢。嘗改

割而復舊。皆不足書。則知源州蓋蜀所置。而尋廢。此其所以無傳。同光之克蜀也。得州

六十四。見於職方考者。五十三州而已。如源州等。蓋皆六十四州之數。按薛史。後蜀潘

仁嗣。授武定節度使。源壁等州。觀察營田。處置等使。周師攻秦。果州刺史李延

厚。討平之。蜀主左右。以李肇倨慢。請誅之。戊子。以肇為太子

少傅。致仕。徙邛州邛渠吳主加徐知誥大丞相。尚父。嗣齊王。

九錫。辭不受。雄武節度使張延朗。將兵圍文州唐末。置天雄節

改為雄武節度。階州刺史郭知瓊。拔尖石寨。蜀李延厚。將果州兵。屯興

歸里子
和即位
之翼日
新釋後
蜀史家

蜀機
在致仕
月十一

州遣先登指揮使范延暉將兵救文州延朗解圍而歸興州刺

史馮暉自乾渠引戍兵歸鳳翔時階與二州皆已入于蜀唐蓋使郭知瓊

曰長興中馮暉為興州刺史以乾渠為治所乾音干十一月徐知誥召其子司徒同平章事

景通還金陵自江都還金陵也為鎮海寧國節度副大使諸道副都統判

中外諸軍事以次子牙內馬步都指揮使海州團練使景遷為

左右軍都軍使左僕射參政事留江都輔政十二月己巳以

易州刺史安叔千為振武節度使齊州防禦使尹暉為彰國節

度使安叔千以捍契丹之功尹暉則鳳翔歸命之賞也叔千沙陀人也宋白曰安叔千本貫雲州界

壬申石敬瑭奏契丹引去罷兵歸自百井歸晉陽也乙亥徵雄武節

度使張延朗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判三司辛巳漢皇后馬

氏殂馬氏楚王殷女也甲申蜀葬文武聖德英烈明孝皇帝于和陵廟

號高祖乙酉葬鄂王于徽陵城南唐園陵之制兆域之外緣以垣墻列植栢樹謂之栢城封

是歲秋冬旱民多流亡同華蒲絳尤甚化翻漢主命判六軍

秦王弘度募宿衛兵千人皆市井無賴子弟弘度昵之昵尼質翻同

平章事楊洞潛諫曰秦王之冢嫡冢大也宜親端士使之治軍

已過矣治直之翻况呢羣小乎漢主曰小兒教以戎事過煩公憂終

不戒弘度洞潛出見衛士掠商人金帛商人不敢訴歎曰政亂

如此安用宰相因謝病歸第久之不召遂卒

二年春正月丙申朔閩大赦改元永和二月丙寅朔蜀大赦

甲戌以樞密使天雄節度使兼侍中范延光為宣武節度使

兼中書令丁丑夏州節度使李彝超上言疾病夏戶雅翻上時掌翻疾甚為病

以兄行軍司馬彝殷權知軍州事彝超尋卒戊寅蜀主尊母

李氏為皇太后太后太原人本莊宗後宮也以賜蜀高祖孟知祥事

莊宗夙蒙親任故以後宮賜之史詳書李氏之所自來以別於福慶長公主己丑追尊帝母魯國夫人魏氏

曰宣憲皇太后魏氏本平山王氏婦也少寡與帝皆為明宗所掠閩主立淑妃陳氏為皇

據本紀及世傳雜作第

梁延漢以書此明洞南梁

咸當作

總數尺觀者悲之考異曰閔帝實錄及薛史閔帝紀皆云晉高祖即位

后初閩主兩娶劉氏皆士族美而無寵陳后本閩太祖侍婢金鳳也陋而淫閩主嬖之嬖皮義翻以其族人守恩匡勝為殿使

殿使閩所置官三月辛丑以前宣武節度使兼侍中趙延壽為忠武節度使兼樞密使以李彝殷為定難節度使李彝殷後避宋朝廟諱改名彝興其子則

李繼捧李繼遷也難乃且翻己酉贈吳越王元瓘母陳氏為晉國太夫人元瓘性孝尊禮母黨厚加賜與而未嘗遷官授以重任壬戌以

彰聖都指揮使安審琦領順化節度使五代會要清泰元年六月改捧聖馬軍為彰聖左右軍嚴衛步

軍為寧衛左右軍梁營改滄州義昌軍為順化軍後唐復唐之舊為橫海軍前此吳越錢元珣判明州領順化節度使審琦所領蓋楚州順化軍也

全之子也安金全代北舊將太常丞史在德性狂狷上書歷詆內外文武之士薛史載在德書其畧曰朝廷任事率多濫進稱武士者不閑計策雖被堅執銳戰則棄甲窮則背軍稱文士者鮮有藝能多無士行問策謀則

杜口作文字則倩人所請虛設具員枉費國力達陛下維新之運是文明革弊之秋臣請應內外所管軍人凡勝衣甲者請宣下本軍大將一一考試武藝短長權謀深淺居下位有將才者便拔為大將居上位無將畧者移之下軍其東班臣僚請內出策題下中書令宰臣面試如下位有大才須拔居大位無大才即移之下僚狷吉據翻詆丁禮

請偏加考試黜陟能否執政及朝士大怒盧文紀及補闕劉濤楊昭儉等皆請加罪帝謂學士馬胤孫曰朕新臨天下宜開言路若朝士以言獲罪誰敢言者卿為朕作詔書宣朕意馬胤孫時

為翰林學士乃下詔畧曰昔魏徵請賞皇甫德參見一百九十四卷太宗貞觀八年今濤等請黜史在德事同言異何其遠哉在德情在傾輸安可責也傾輸謂傾其胃腹昭儉嗣復之曾孫也楊嗣復文宗時為相吳加徐景

遷同平章事知左右軍事徐知誥令尚書郎陳覺輔之江南錄時先主權位日隆中外皆知有代謝之勢而以吳主恭謹守道欲待嗣君先主次子景遷吳主之婿也先主鍾愛特甚齊丘使陳覺為景遷教授為之聲價齊丘參決時政多為不法輒歸過於嗣主而盛稱景遷之美幾有奪嫡之計所以然者以吳主少而先主老必不能待他日得國授于景遷易制己為元老威權無上矣此其日夕為謀也先主覺之乃召齊丘如金陵以為己之副遙兼申蔡謂覺曰吾少時與宋子嵩論節度使無所關預從容而已今從十國紀年

議好相詰難少詩照翻好呼到翻詰去吉翻難乃且翻或吾捨子嵩還家或子嵩拂衣而起子嵩携衣筒望秦淮門欲去者數矣吾常戒門者止之宋齊丘

秦淮門金陵城門數所角翻吾今老矣猶未徧達時事况景遷年少當國故屈吾子以誨之耳夏四月庚午蜀以御史中丞龍門母昭裔為

通鑑卷二百七十九 後唐紀八

十六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龍門縣本漢皮氏縣後魏更名唐屬河中府九域志在府東北九十五里毋姓也毋丘氏或為毋氏望出平昌鉅鹿

開元補闕有毋景洛陽人一云吳人毋武夫翻 癸未加樞密使刑部尚書韓昭胤中書侍

郎同平章事辛卯以宣徽南院使劉延皓為刑部尚書充樞密

使延皓皇后之弟也癸巳以左領軍衛大將軍劉延朗為本衛

上將軍充宣徽北院使兼樞密副使五月丙申契丹寇新州

及振武庚戌賜振武節度使楊檀名光遠薛史載中書奏準天成三年正月敕凡廟諱但

回避正文其偏傍文字不在咸少點畫今定州節度使楊檀檀州金壇等名酌情制宜並請改之其表章文案偏傍字缺點畫凡臣僚名涉偏傍亦請改名詔曰偏傍文字音韻懸殊止避正呼不宜全改楊檀宜賜名光遠餘依舊按此 六月吳德勝節

度使兼中書令柴再用卒先是史官王振嘗詢其戰功先悉再

用曰鷹犬微効皆社稷之靈再用何功之有竟不報有功而不求聞武人如柴

再用者亦契丹寇應州河東節度使北面總管石敬瑭既還

鎮去年五月帝命石敬瑭還太原陰為自全之計帝好咨訪外事好呼常命端明

殿學士李專美翰林學士李崧知制誥呂琦薛文遇翰林天文

趙延父等唐之中世司天臺有天文博士二人正八品下天文觀生九十八天文生五十八皆掌候天文翰林天文居翰林院以候天文者也更

直於中興殿庭與語或至夜分時敬瑭二子為內使更工衛翻內使內諸司使

按石敬瑭拒命之時其子重殷為右衛上將軍重裔為皇城副使曹太后則晉國長公主之母也敬瑭妻魏國公主是年四月進封敬瑭賂太后左右令伺帝之密謀事無巨細皆知

之敬瑭多於賓客前自稱羸瘠不堪為帥羸倫為翻瘠在亦翻帥所類翻冀朝廷不之忌時契丹屢寇北邊禁軍多在幽并敬瑭與趙德鈞求益兵運糧朝夕相繼敬瑭求兵糧以實并州趙德鈞求兵糧以實幽州甲申詔借河東人有蓄積者菽粟乙酉詔鎮州輸絹五萬匹於總管府糴軍糧總管府在晉陽

河內二字

石敬瑭時為北面馬步軍都總管故也率鎮冀人車千五百乘運糧於代州九域志鎮州西北至

代州六百二十里乘繩證翻又詔魏博市糴時水旱民飢敬瑭遣使督趣嚴急趣讀

促山東之民流散此謂太行常山之東亂始兆矣史叙致亂之由敬瑭將大軍屯

忻州朝廷遣使賜軍士夏衣傳詔撫諭軍士呼萬歲者數四驕時

兵習於聞見又欲扶立石敬瑭以希賞敬瑭懼幕僚河內段希堯請誅其唱首者敬瑭

壬辰晦

與本度
下有皆
非時召
對五字

一作本

命都押衙劉知遠斬挾馬都將李暉等三十六人以徇希堯懷

州人也帝聞之益疑敬瑭壬辰詔竊盜不計賊多少并縱火

疆盜並行極法閩福王繼鵬私於宮人李春鸞繼鵬請之於

陳后后白閩主而賜之秋七月以樞密使劉延皓為天雄節

度使乙巳以武寧節度使張敬達為北面行營副總管將兵

屯代州以分石敬瑭之權為令張敬達討石敬瑭張本帝深以時事為憂嘗

從容讓盧文紀等以無所規贊從才丁巳文紀等上言臣等每

五日起居與兩班旅見暫獲對揚見賢遍翻兩班者文武官分為東西兩班書說命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

休命注云對替也替受美命而稱揚之後人遂以面對為對揚侍衛滿前雖有愚慮不敢敷陳竊見前

朝自上元以來置延英殿或宰相欲有奏論天子欲有咨度元

唐肅宗年號旁無侍衛故人得盡言望復此故事惟聽機要之臣

侍側機要之臣謂樞密詔以舊制五日起居百僚俱退宰相獨升若常

事自可敷奏或事應嚴密不以其日或異日聽于閣門奏勝子

當盡屏侍臣屏必到翻於便殿相待何必襲延英之名也吳潤

州團練使徐知諤狎昵小人昵尼游燕廢務作列肆于牙城西

躬自貿易貿音徐知諤聞之怒召知諤左右詰責知諤懼或謂

知諤曰忠武王最愛知諤徐溫諡忠武王而以後事傳于公徐知諤之得政在於定朱

瑾之難若徐溫臨沒而傳政於知諤非本心也事見二百七十六卷明宗天成二年往年知詢失守謂自昇州召知詢還揚州也論

議至今未息借使知諤治有能名治直訓兵養民於公何利知

誥感悟待之加厚九月丙申吳大赦改元天祚己酉以宣

徽南院使房暉為刑部尚書充樞密使暉古宣徽北院使劉延

朗為南院使仍兼樞密副使於是延朗及樞密直學士薛文遇

等居中用事暉與趙延壽雖為使長樞密使為樞密院之長長知兩翻其聽用之

言什不三四暉隨執可否不為事先每幽并遣使入奏樞密諸

人環坐議之暉多俛首而寐比覺引頸振衣則使者去矣俛音免比必利

翻覺居啓奏除授一歸延朗為劉延朗受誅於晉房暉獲全張本然二人皆帝之親臣也延朗之好貨非也暉之避事

效翻

亦非 諸方鎮刺史自外入者必先賂延朗後議貢獻賂厚者先

得內地賂薄者晚得邊陲由是諸將帥皆怨憤帝不能察蜀

金州防禦使全師郁寇金州拔水寨按元和郡縣志漢水去金州城百步故唐置水寨以防蜀兵

城中兵纔千人都監陳知隱託它事將兵三百沿流遁去防禦

使馬全節罄私財以給軍出奇死戰蜀兵乃退戊寅詔斬知隱

初閩主有幸臣曰歸守明出入臥內閩主晚年得風疾陳后

與守明及百工院使李可殷私通國人皆惡之莫敢言惡鳥路翻可

殷嘗譖皇城使李傲於閩主后族陳匡勝無禮於福王繼鵬傲

及繼鵬皆恨之閩主疾甚繼鵬有喜色傲以閩主為必不起冬

十月己卯使壯士數人持白梃擊李可殷殺之梃待鼎翻中外震驚

庚辰閩主疾少間間如字陳后訴之閩主力疾視朝詰可殷死狀

傲懼而出俄頃引部兵鼓譟入宮閩主聞變匿於九龍帳下閩主宛轉未

絕宮人不忍其苦為絕之為絕其命也為于偽翻傲與繼鵬殺陳后陳守恩

陳匡勝歸守明及繼鵬弟繼韜繼韜素與繼鵬相惡故也辛巳

繼鵬稱皇太后令監國是日即皇帝位皇太后璘母黃氏也繼鵬璘之長子更名昶工更

衡諡其父曰齊肅明孝皇帝廟號惠宗既而自稱權知福建節

度事遣使奉表于唐大赦境內立李春鸞為賢妃初閩惠宗娶

漢主女清遠公主廣州有清遠縣使宦者閩清林延遇置邸於番禺唐

無閩清縣蓋王氏始分置也九域志閩清縣屬福州在州西北一百五十里宋白曰唐貞元元年割侯官縣十鄉為梅溪場梁乾化元年改為閩清縣番音潘

國信漢主賜以大第稟賜甚厚數問以閩事稟筆錦翻給也數所角翻延遇

不對退謂人曰去閩語閩去越語越處人官禁可如是乎處昌呂翻

漢主聞而賢之以為內常侍使鈞校諸司事延遇聞惠宗遇弒

求歸不許素服向其國三日哭史言林延遇不忘舊君荆南節度使高從

誨性明達親禮賢士委任梁震以兄事之震常謂從誨為郎君

門生故吏呼其主之子為郎君梁震事高季興從誨之父也故以郎君呼從誨楚王希範好奢靡好呼到翻游談

下玩好同

案目錄 九月癸巳朔無

命歸工作九龍帳國人歌之曰誰謂亂兵刺之而出亦翻七閩主宛轉未

者共誇其盛。從誨謂僚佐曰。如馬王。可謂大丈夫矣。孫光憲對曰。天子諸侯。禮有等差。彼乳臭子。驕侈僭怙。怙。它蓋也。取快一時。

不為遠慮。危亡無日。又足慕乎。從誨久而悟曰。公言是也。它日謂梁震曰。吾自念平生奉養。固已過矣。乃捐去玩好。去。羌呂翻。呼到翻。

以經史自娛。省刑薄賦。境內以安。梁震曰。先王待我。如布衣交。以嗣王屬我。先王謂高季興。嗣王謂從誨。屬之欲翻。今嗣王能自立。不墜其業。吾老矣。

不復事人矣。復。扶又翻。遂固請退居。從誨不能留。乃為之築室于土洲。為。于偽翻。江陵有九十九洲。土洲其一也。梁震事高氏。始二百六十六卷。梁太祖開平二年。震披鶴氅。氅。昌兩翻。自稱荆

臺隱士。每詣府。跨黃牛至聽事。聽。讀曰聽。從誨時過其家。過。音戈。四時賜與甚厚。自是悉以政事屬孫光憲。屬。之欲翻。

臣光曰。孫光憲見微而能諫。高從誨聞善而能徙。高從誨之羨。馬希範是侈。心之萌芽也。而孫光憲力言之。以防微。高從誨因光憲之言。捐玩好而樂經史。思所以阜民保境。是遷善也。梁震成功而能退

之有喪息浪翻

吳加中書令徐知誥尚父。太師。大丞相。大元帥。進封齊王。備殊禮。以昇潤宜池歙常江饒信海十州為齊國。考徐知誥所封十州。自潤循江而上。至于江。則中斷吳國之腰。管江都之與洪鄂。脈理不屬矣。自常潤波海界淮。而有海州。則有包舉吳國之勢。其規圖自以為得當。是時合全吳之人。歸心知誥。何必如是而後篡也。歙書

涉知誥辭尚父丞相殊禮不受。閩皇城使判六軍諸衛李傲。專制朝政。陰養死士。朝直遙翻。閩主昶與拱宸指揮使林延皓等圖

之。延皓等詐親附傲。傲待之不疑。十一月壬子。傲入朝。延皓等伏衛士數百於內殿。執斬之。梟首朝門。梟。堅堯翻。朝門。正朝之門。朝直遙翻。傲部兵

千餘。持白梃。攻應天門。不克。焚啓聖門。奪傲首。奔吳越。詔暴傲弑君。及殺繼韜等罪。告諭中外。此閩主之詔也。以建王繼嚴權判六軍

諸衛。以六軍判官永泰葉翹為內宣徽使。參政事。唐懿宗咸通二年。分連江及閩

擢為福王友。閩主昶初封福王。昶以師傅禮待之。多所裨益。宮中謂之國

置永泰縣屬福州。九域志。在州西南三百五十里。福州圖經云。永泰縣。唐永泰二年置。以年號為名。翹。祈消翻。

翁昶既嗣位驕縱不與翹議國事。一旦昶方視事翹衣道士服過庭中趨出衣於既翻昶召還拜之曰軍國事殷久不接對孤之過也翹頓首曰老臣輔導無狀致陛下卽位以來無一善可稱願乞骸骨昶曰先帝以孤屬公屬之欲翻政令不善公當極言奈何棄孤去厚賜金帛慰諭令復位昶元妃梁國夫人李氏同平章事

敏之女昶嬖李春鶯昶求春鶯于陳后見上六月嬖身義翻又博計翻待夫人甚薄翹諫曰夫人先帝之甥聘之以禮奈何以新愛而棄之昶不悅由是疎之未幾復上書言事幾居豈翻復扶又翻昶批其紙尾曰一葉隨風落御溝

批匹迷翻遂放歸永泰路振九國志葉翹斥歸永春按九域志泉筆題之也州有永春縣福州有永泰縣未知孰是

帝嘉馬全節之功却蜀兵全金州之功也召詣闕劉延朗求賂全節無以與之延朗欲除全節絳州刺史羣議沸騰帝聞之乙卯以全節為

橫海留後帝既聞之而不罪劉延朗善善惡惡郭之所以亡也十二月壬申以中書侍郎同

平章事充樞密使韓昭胤同平章事充護國節度使乙酉以

前匡國節度使同平章事馮道為司空時久無正拜三公者輿

以來以它官兼領及檢校三公者有之無正拜者朝議疑其職事盧文紀欲令掌祭祀掃除隋制三公參議國之大事祭祀則太尉亞獻司徒奉俎司空行掃除盧文紀不深考遂以為司空職掌朝直遙翻道聞之曰司空掃除

職也吾何憚焉既而文紀自知不可乃止史言後唐雖自言纂唐舊服而文獻皆不足

閩主賜洞真先生陳守元號天師信重之乃至更易將相更工衡翻刑罰選舉皆與之議守元受賂請託言無不從其門如市

目録
卷一百七十九
後唐紀八

通鑑卷二百七十九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七十九

Blank columns for text in the right page.

